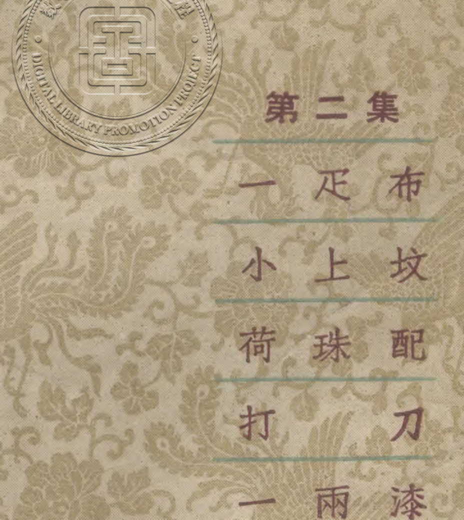
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二集

一疋布
小上坟
荷珠配
打刀
一兩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汇编

第二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京 剧 彙 編

第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工 人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3 13/16 字數 77,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0册

統一書号：10071·70 定价：（7）0.34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一　疋　布

（又名張古董借妻）

于連泉　馬富祿口述

提　　要

一匹布是一个極富風趣的民間小鬧劇。內容是：張古董不务正業，路遇盟弟李天龙；适李妻死家貧，無力赴試，張古董願將妻子暫借与李天龙，假作續弦，騙取他岳父的礼金。到岳家得銀后，李和假妻被留下同宿。次日張古董向县官控告；張妻因丈夫不务正業，願与李天龙成为夫妇。經官判准，令張另娶。張古董不但未得銀子，反而賠了妻子。

第一場

〔張古董上。小鑼。〕

張古董 （数板）起南来了一妇人，身穿藍布褂，腰系青布裙。左边挽起了左边这半边，右边不挽右边那半边。为什么挽起了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左半边無紐缺絆，故此挽起了左边这半边；右半边有紐有絆，故此不挽右边那半边。左半边，右半边，半边，边半，半边。

（念）越冷越打战，越热越出汗。

越穷越沒有，越有越方便。

在下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个买攢兒卖攢兒为生的。只因我好耍錢，把本錢全輸了，簡直上頓兒不接下頓兒。我想了个主意，把我媳妇送回娘家，我这兒也省一口人吃飯。沒想到我送去第二天她就回来啦。嘍，我看她下車的时候，胳肢窩夾着一卷白布。有啦，我把她叫出来，变着法兒把她那布誆到我手，变卖兩錢兒，我也好吃飯。就是这个主意。我說家里的，街坊大嬸兒，我的敝房下！

〔沈賽花眉上，坐介。〕

張古董 什么时候啦！太陽多老高了，該醒醒兒啦，还沒起哪？該出来凉快凉快啦！（看見沈賽花）呦喝，一声沒言語就出来啦！

沈賽花 啊！我早打屋里出来啦。你沒看見，你眼睛瞎啦！

張古董　你瞧我这喇糊劲兒的。我說家里的，你还像啊？

沈賽花　喲，我怎么不像啦？

張古董　想你們做妇道的，講究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沈賽花　什么叫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啊？

張古董　早起三光啊：早早兒起来，光梳头，净洗臉兒，这就叫三光。

沈賽花　三慌哪？

張古董　起晚了，抓头不顧尾，这就叫三慌。你瞅瞅，桌上那土，都多老厚啦，你也不把它撣一撣！

沈賽花　你們家有撣子嗎？

張古董　我們家連撣子都沒有？

沈賽花　在哪兒呢？

張古董　嗳，就說沒有，你吹吹也是好的。

沈賽花　我吹呀？我怕伤了气！

張古董　你瞧什么时候啦，你倒是把火籠上啊！

沈賽花　籠火呀？你們家有煤嗎？

張古董　我們家連煤也沒有？就滿打沒有煤，你把它搬出来，在那兒擱着，籠的时候也方便不是。

沈賽花　我呀，沒那么大工夫兒。

張古董　得了，我也不問你这个。你知道我把你叫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沈賽花　你不跟我說，我哪兒知道什么事情啊！

張古董　对呀，我还沒跟她說呢，她哪兒知道。昨天晚上得了一个夢，你知道嗎？

沈賽花　你在哪兒住，我在哪兒住；你做夢，我哪兒知道哇！

張古董　我說出来，你給我圓一圓。

沈賽花　你說吧，我給你圓圓夢。

張古董　对！你給我圓圓夢。昨兒晚上，我睡到半夜，夢見咱們这个房梁，咣喳一声，折啦！

沈賽花　当家的，可了不得啦！你瞧瞧米罎子去吧，大概沒了米啦。

張古董　怎么房梁折了，碍得着米罎子什么事啦？

沈賽花　你不知三梁相連嗎！

張古董　哪三梁相連？

沈賽花　房梁、地梁、口粮，这就叫三梁相連。

張古董　噢，这就叫三梁相連。房梁折了嘛，米罎子沒了米；那要是房椽子折了呢，醋罎子还沒有醬油了哪！

沈賽花　誰跟你費这个話。告訴你，太太我餓！

張古董　你餓？我問問你，这个月吃了飯沒有？

沈賽花　吃啦。

張古董　你几兒吃的？

沈賽花　我呀，初九吃的。

張古董　你十九再吃！

沈賽花　干嘛十九再吃啊？

張古董　你瞧，逢九才能进一十(食)哪！

沈賽花　还嚼兒二一添作五哪！誰跟你算老米賬哪？我餓！

張古董　你餓，你憑什么老跟我要吃要喝？

沈賽花　吻喝！多新鮮哪！我們女人家，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飯。

張古董　哼！擰啦！我是娶老婆娶老婆，得跟着我挨饑受餓。

沈賽花　你說那話是不要臉。我就是餓！

張古董　你餓，我也沒吃哪！有档子事兒，我跟你商量商量。

沈賽花　什么事啊？

張古董　昨兒你打娘家回来，下車的时候，我瞧你胳肢窩夾的白花花的，那是什么？

沈賽花　那个呀？是嚼兒布。

張古董　噢，那是布啊？

沈賽花　啊！布！布怎么着？

張古董　不怎么着！

沈賽花　又嚼兒不怎么着啦！

張古董　（背供）得！一点兒节骨眼兒都沒有啦！（对沈賽花）家里的，那是布啊，那好極啦，你把它拿出来，咱們把它卖倆錢兒，咱們倆也好吃飯。你瞧好不好？

沈賽花　不成！那是我娘家媽給我做褲子汗褟兒的，不能借給你。不借！

張古董　啊？你眞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張古董　你懂得什么叫陰七陽八嗎？

沈賽花　什么叫陰七，哪叫陽八？

張古董　想你們女人，就为陰人。

沈賽花　喲！我陰你們家什么啦？

張古董　我們家也沒有什么。是陰陽之陰，餓到七天头兒上准死。

沈賽花　你們老爷們兒哪？

張古董　我們老爷們兒啊，为陽人。

沈賽花　又，又洋人啦！

張古董　餓八天才死哪。七天头上你死了，太爷我还活着

呢。等你死了，把你那布拿出来，卖了錢，我吃，我喝，我玩，我乐；你已然死了，你也看不見了。

沈賽花　噢！合着你比我多活一天，無非也就是多受一天罪。說出什么来，太太也是不借，不借定啦。

張古董　你真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張古董　太爷我还有拿手哪。

沈賽花　你有什么拿手？

張古董　太爷我会空倒飽兒。

沈賽花　什么叫空倒飽兒？

張古董　腦袋朝下，往炕上一躺，空出我的陈食来，打这兒就不餓啦。

沈賽花　我不信，你空一个，試驗試驗！

張古董　好。我空一个，你瞅瞅！（空介）哦！（打嗝兒）飽啦！

沈賽花　是飽了嗎？

張古董　飽啦。

沈賽花　不餓啦？

張古董　不餓啦。

沈賽花　这么样兒，你难受不难受？

張古董　反正是不好受。

沈賽花　得啦！我是养兒女的人，看不慣这个。起来吧！我把布借給你啦。（取布）

張古董　（起介）噢！你借給我啦，太爷还是不借啦。

沈賽花　你不借啦？好極啦，我还留着做褲子汗褟兒哪。

張古董　（夺介）你拿过来吧，我跟你鬧着玩兒哪。（背供）我搶还搶不到手呢，我哪兒能不借呀。（对沈賽花）家里的，咱們是把它当了好，还是卖了好？

沈賽花　别当啊，干脆連根兒爛得啦，还能多卖倆錢兒。

張古董　对！咱們还能多卖倆錢兒。

沈賽花　你卖了錢，我还有不少东西要买哪。

張古董　你买什么？

沈賽花　你瞧咱們家里什么也沒有啦，你买一包米，一袋子面，五斤香油，一斤鹽，五百斤煤球，买点兒劈柴，买点兒肉。你瞧我这样兒，我得換換衣裳啊！

張古董　对！你得換換衣裳啊。

沈賽花　我做几身家常兒穿的，做几身出門兒穿的衣服，我得打点兒首飾。你也别这样兒啊！

張古董　我也得換換季呀。

沈賽花　你也做几件衣裳，买兩双鞋，买頂新帽子。咱們家里太不成样兒，还得买堂家具。

張古董　对！也得置点兒家具。

沈賽花　嗳，得啦！就买这个吧。再买多了，你也記不住了。

張古董　就买这个啦？不要别的啦？

沈賽花　什么也不要啦，就买这个吧。

張古董　不是啊！趁你这会兒明白，还要什么，趁早兒說。

沈賽花　沒什么啦。

張古董　沒什么啦？把布給你，太爷又飽啦！（打飽嗝介）哦，又飽啦。

沈賽花　怎么啦？

張古董　你穷瘋啦！您这布值多少錢哪？

沈賽花　还不值千兒八百的！

張古董　値不了多少錢！

沈賽花　我也糊塗啦，我說了無非解解穷。値多少錢，你卖多少錢，随便帶回点兒东西就是啦。

张古董　这不結啦！我走啦。
沈賽花　你走吧。
〔張古董出門介。沈賽花跟出站門介。〕
張古董　你在这兒干什么？
沈賽花　我在外头卖卖呆兒。
張古董　你别卖呆兒啦，进去吧。
沈賽花　那我关上門啦。
張古董　可别插門，我一会兒就回来。
沈賽花　是啦。嗐！当家的，我餓喲！（下）
張古董　我瞅你就不善！嘜，还是老娘兒們不行，三言兩語，布弄到我手啦。我怎么卖呀？好热火的布！也沒有这么吆喝的呀！有咧，到小鋪兒借兩塊板子，摆个布攤兒。小鋪兒掌櫃請啦！
內　白　請啦！干什么？
張古董　借兩塊板子！
內　白　借板子干什么用？
張古董　摆个布攤兒。
內　白　儿个布？
張古董　一个布。
內　白　一个布你还摆布攤兒？夾着卖吧！
張古董　夾着卖，咱們就夾着卖。我怎么吆喝哪？嘜，我常听串街吆喝：布来！干脆我就来它一个：布来！
（吆喝介）布来！（原場）
內　白　卖布的！
張古董　嘜。
內　白　什么布？
張古董　白布。

內　白　我要綠的。
張古董　沒有。
內　白　沒有，不要啦。
張古董　（吆喝）嘍，布来！
內　白　卖布的！
張古董　嘍。
內　白　什么布？
張古董　白布。
內　白　好，打当間兒撕塊包脚布！
張古董　不那么卖。
內　白　不要啦。
張古董　这都不是正經买主兒。（吆喝）嘍，布来！
內旦白　卖布……呀！
張古董　嘍！这是个正經买主兒。布来啦！
內旦白　布来啦？
張古董　布来啦。
內旦白　不来，不来就嘚兒罢啦！
張古董　嘿！你瞧，我說这是个正經买主兒，吆喝出来一个老娘們兒，絕不是打落的。她說卖布的，我說布来啦，她說不来啦？不来，不来就嘚兒罢啦！嘿！想我張古董好不命苦也！

〔李天龙上，小鑼，"水底魚"。与張相撞介，回身欲下。〕

張古董　我瞅着好眼熟哇！好像我把弟李天龙。嘍！回来，回来！
李天龙　（轉身）原来是兄長。
張古董　你不是我把弟李天龙嗎？
李天龙　正是小弟。

張古董　你怎么混得这样兒啦？

李天龙　再休提起。只因家中失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故尔落得这般光景。

張古董　今当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赶考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怎能上京赶考。

張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为什么不上那兒去借錢哪？

李天龙　我岳父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济与我。

張古董　那你何不娶一个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进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張古董　兄弟，你何不借一个哪？

李天龙　兄長說哪里話来，想世間之上有借銀子、借錢，哪有借妻子的道理。

張古董　有。比方这么說，要是有人把媳妇借給你，你应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李天龙　若有人將妻子借与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妇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半。

張古董　是眞的嗎？

李天龙　焉有虛言！

張古董　兄弟，咱們別这兒說，这兒摟包兒將太多，上我家說去！（原場）

李天龙　到了無有？

張古董　就算到啦。（进門介）兄弟，你这兒坐着，我叫你嫂子去。（出門）家里的！家里的！

〔沈賽花上。〕

沈賽花　当家的，你回来啦？

張古董　回来啦。

沈賽花　那个布卖了沒有？

張古董　男子汉大丈夫，卖你的布？沒卖！給你吧。

沈賽花　沒卖，活該。我还留着做褲子汗褟兒穿呢。

張古董　好。留着吧！家里的，你这兒来，我給你帶来个人来。

沈賽花　当家的，你可太不对啦！你怎么往家給我帶开了人啦？

張古董　什么呀，不是外人。

沈賽花　噢，常来的！

張古董　什么常来的？

沈賽花　是誰呀？

張古董　是咱們把弟李天龙来啦。

沈賽花　哎喲，我的媽喲，我可不見他。

張古董　怎么不見？

沈賽花　人家是大財主，人家多闊呀，我可沒臉見人家。

張古董　什么呀！他現在还不如咱們哪，都卖了零碎綢子啦。

沈賽花　是嗎？喲，那我見他怎么着？

張古董　見他問好哇！

〔張古董、沈賽花进門介。〕

沈賽花　兄弟在哪兒哪？兄弟你好哇！

李天龙　嫂嫂可好！

沈賽花　咱們老沒見啦。

〔与李天龙靠坐在一起。〕

張古董　（插在中間隔开）嗐，嗐，嗐！你这是干什么哪？

沈賽花　老沒見啦，我們亲热亲热。

張古董　你們生分点兒好。

沈賽花　兄弟，坐着，坐着。兄弟你好哇？

〔張古董坐中間桌上。沈賽花、李天龙坐兩旁椅上。〕

李天龙　我好。嫂嫂你可好？

沈賽花　我呀，我好哇。

李天龙　好哇？

沈賽花　好噢！

張古董　好……噢！（三人無語）一点兒节骨眼兒都沒有！兄弟，你这兒坐着，我給你沏茶去。

李天龙　不要費心。

〔張古董出門介。〕

張古董　她怎么不言語了！我把她叫出来。（哨介）嗤！

沈賽花　兄弟，你这兒坐着，我有点兒事，我这就来。（出門介，对張古董）什么事，你往外叫我？

張古董　你怎么不言語啦？

沈賽花　言語？我說什么呀？

張古董　他們家还有人哪！

沈賽花　他們家还有誰？

張古董　还有他的爹哪。

沈賽花　（应介）嗳！

張古董　你怎么答应爹。

沈賽花　嗳！

張古董　得，又抄一个去。

〔張古董、沈賽花进門介。〕

沈賽花　兄弟，你坐着。

張古董　兄弟！剛要給你沏茶，家里沒茶叶啦，現买茶叶去，說話就沏。

李天龙　不要費心。

沈賽花　兄弟，老爷子好哇？

李天龙　亡故了。

沈賽花　这么大岁数兒，怎么变忘八了？

李天龙　嗳，亡故是死了！

沈賽花　亡故是死啦。嗐！苦噢！

李天龙　苦哇！

張古董　苦噢！

沈、李、張　苦噢！

張古董　兄弟，你这兒坐着，我看茶叶买来沒有！（出門，哨介）嗤！

沈賽花　兄弟，我有点兒肚子疼，我去去就来。（出門）你又什么事啊，往外叫我？

張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了？

沈賽花　他們家还有誰？

張古董　还有他媽呢！

沈賽花　（应介）嗳！

張古董　你怎么答应他媽？

沈賽花　反正我比你大一輩兒。（进門）兄弟，你坐着。

張古董　兄弟，茶叶买来了，火又灭了，現籠火，說話就得。

李天龙　小弟不渴。

沈賽花　兄弟，老太太好？

李天龙　下世去了。

沈賽花　下市卖菜去啦？

李天龙　呃，下世是死了。

沈賽花　老太太死啦？嗐！噴噴噴噴……（咂嘴）

李天龙　噴噴噴……

張古董　噴噴噴……花子！四眼兒！把这三塊骨头叨出去吧！（对李天龙）兄弟，你这兒坐着，我看火上来沒有。（出門，哨介）嗤！

沈賽花　哎喲！兄弟你这兒坐着，我这肚子又来勁兒。

李天龙　嫂嫂請便。（沈賽花出門介）

沈賽花　你这左一回右一回往外叫我，你煩不煩？

張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啦？

沈賽花　他們家还有誰呀？

張古董　还有他媳妇兒。……这你怎么不答应啦？

沈賽花　我不能答应。（进門）兄弟，你坐着坐着。

張古董　兄弟，火上来啦，坐上开水啦，說話就开。

沈賽花　兄弟，弟妹好哇？

李天龙　未曾过門，也死了。

沈賽花　喲，吃什么东西噎死啦？

李天龙　哦，也是死了。

沈賽花　噢，弟妹也死啦？嗐！可惜了兒的！

李天龙　可惜了兒的！

張古董　可惜了兒的！

沈、李、張　可惜了兒的！

張古董　兄弟，你在这兒坐着，我看水开了沒有。（出門。哨介）嗤！

沈賽花　哎呀，可了不的。兄弟你坐着，我肚子疼得厉害。（出門）我說你要瘋啊！左一回右一回，你怎么回事兒？

張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了？

沈賽花　我呀，不能言語啦。問了三个人，死了对兒半，我要再問，連你也活不了啦。

張古董　嗳！再問，可就露出發財的苗头兒来啦。

沈賽花　怎么露出發財苗头兒来啦？

張古董　你問他：兄弟，今当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赶考去呀？

沈賽花　对呀！他怎么不上京赶考去呀？

張古董　他必然得說：無有銀錢怎能上京赶考。

沈賽花　对呀！沒錢怎么去呀！

張古董　你就說：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为什么不上那兒借去哪？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不借去哪？

張古董　他必然說啦：我岳父有言在先，縂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济他。你就說：你为什么不娶一个哪？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不娶一个哪！

張古董　他必得說：無有銀錢上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媳妇哪！

沈賽花　这也說得是啊，哪兒有錢娶媳妇兒啊！

張古董　你說：何不借一个哪？

沈賽花　呸！别胡說啦。世界上有借銀子借錢的，沒有借老婆的。

張古董　有！

沈賽花　沒有！

張古董　我說有，就有！

沈賽花　我說沒有，就沒有！

張古董　有！你們老娘們兒在家，哪兒知道外边兒的事。
沈賽花　噢！有，怎么样哪？
張古董　你就說：兄弟，要是有人把媳妇借給你，你怎么謝候人家哪？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謝候人家哪！
張古董　他必然得說：要是把媳妇借給他，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妇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大半。嗳！我說家里的，这可是好事。
沈賽花　好事怎么着？
張古董　这事兒打着灯籠都找不着哇，肥猪拱門啊！
沈賽花　肥猪拱門，怎么着？
張古董　家里呀！
沈賽花　干嘛呀？
張古董　我打算……
沈賽花　你打算怎么着？
張古董　你在家呆着也是呆着，要不介你……
沈賽花　怎么着？
張古董　你……跟他去一趟得啦。
沈賽花　呸！你可眞不要臉。你不嫌寒蠢，我还嫌寒蠢哪。你要把我借出去，这半溜兒你还怎么混哪！
張古董　得啦，你去一趟吧！
沈賽花　我呀，不能去。
張古董　怎么着，你眞不去？
沈賽花　我不去！
張古董　我叫你去，你敢不去？
沈賽花　我就不去！
張古董　哈哈！我叫你去，你竟敢不去。这可是三天不打，

你敢上房揭瓦。你去不去？

沈賽花　不去！

張古董　不去？我……（举手介）

沈賽花　你要怎么着？

張古董　我……我給您跪下啦。（跪介）

沈賽花　喲！我可眞沒法子，我怎么嫁这么一个滚刀筋哪。起来吧！我去啦！这話我怎么跟人說呀？說不出口，多寒蠢哪。

張古董　那有什么，抹下老臉，說你的！

沈賽花　这多害臊哇？

張古董　有什么害臊的，我替你害臊。（进門介）

沈賽花　兄弟，兄弟，你坐着。

張古董　兄弟，水也开啦，茶也沏啦；这么会兒，倆猫打架，把茶壺碰到地下去啦。干脆你不用喝啦。

李天龙　小弟不渴。

沈賽花　兄弟，今当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赶考去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怎能进京科考！

沈賽花　你岳父王老戶是大財主，为什么不跟他那兒去借哪？

李天龙　我岳父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济与我。

沈賽花　为什么你不娶一个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进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沈賽花　你应該借一个呀！

李天龙　嫂嫂說哪里話来，世間之上有借銀子借錢，哪有借妻子的道理！

沈賽花　（对張）沒有不是？

張古董　有，有，有！

沈賽花　兄弟，有那个穷瘋了、餓不起啦、不嫌寒蠢的东西，（張古董噎噴介）要把老婆借給你，你怎么样哪？

李天龙　若有人借給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妇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半。

沈賽花　是嗎？

李天龙　焉有虛言。

沈賽花　当家的！

張古董　家里的！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当家的！

張古董　怎么着？我的赶車的！

沈賽花　兄弟！要不介嫂子我……跟你走一趟，你瞧怎么样？

張古董　兄弟，要交朋友照哥哥我这样兒，連媳妇都借給你啦。

李天龙　好朋友！

沈賽花　兄弟，我得問問你：我跟你去，过夜不过夜？

李天龙　不能过夜。

張古董　（与李天龙同时）不能过夜！

沈賽花　那好極啦！嫂子跟你走一趟。

張古董　收拾收拾就走吧！

沈賽花　喲，我們就这样兒去嗎？連件衣裳都沒有，你給我借件衣服去。

張古董　哪兒借去？

沈賽花　当鋪借去。

張古董　我借不出来。

沈賽花　你提我借。

張古董　好啦。(出門介)当舖掌櫃請啦！

內　白　請啦。

張古董　借兩件衣裳。

內　白　誰借？

張古董　我借呀！

內　白　你借，沒有！

張古董　我媳妇借。

內　白　你媳妇借，連箱子都搭了去。

張古董　喝！我借沒有，听說我媳妇借，連箱子都搭了去，眞是陰盛陽衰。(进門介)家里的，衣裳借来啦。

沈賽花　借来啦。我去收拾收拾，你給雇車去吧。

(沈賽花、李天龙下。)

張古董　(出門介)雇車得多少錢哪，市上抓匹驢去吧！(原場)这是誰的驢，誰的驢？

驢　夫　(內白)我的驢，我的驢。(上)

(向內白)得啦！得啦！你們駝了好几趟了，該我啦，飯別一个人兒吃。我瞧瞧誰！(轉身)喲，哈哈……我当是誰哪，原来是大叔呀！大叔好？大嬸兒好？

張古董　好。

驢　夫　孩子們都好？

張古董　好。

驢　夫　鷄、猫、狗、臭虫都好？

張古董　你瞧你問得这全括。

驢　夫　剛才我还念叨你哪！

張古董　我这就来啦。

驢　夫　爷兒倆眞有緣，我还要跟你打听回事兒哪。

張古董　什么事？

驢　夫　真格的，你是誰呀？

張古董　問了我半天，你不認得我呀？

驢　夫　瞧你面熟，彷彿是在哪兒……

張古董　見过。

驢　夫　沒有哇！

張古董　你瞧这个干。我提你个醒兒吧，我姓張。

驢　夫　噢，張大叔啊！

張古董　是我呀。

驢　夫　張大叔貴姓啊？

張古董　什么張大叔貴姓啊。我姓張，叫張古董。

驢　夫　噢，張古董，張大叔啊！

張古董　是我呀。

驢　夫　好杂种！

張古董　你怎么叫应了罵人哪？

驢　夫　沒罵您。我这眼睛这兩天上了火啦，連張大叔都不認識啦，再过兩天，連鷄蛋都挑不出大小兒来啦。

張古董　你怎么拿人比鷄蛋哪？

驢　夫　張大叔，干什么来啦？

張古董　雇驢来啦。

驢　夫　这不是打哈哈嘛，你也不查查你們家家譜，有騎驢的亲戚嗎！（要走介）

張古董　你回来，你回来！雇驢，不是我騎。

驢　夫　誰騎？

張古董　是我媳婦，你大嬸兒騎。

驢　夫　誰騎？

張古董　你大婿兒騎！
驢　夫　大婿兒騎，騎几匹？
張古董　要兩匹才好哪。
驢　夫　不成，就一匹啦。
張古董　一匹也將就啦。
驢　夫　一匹还不齐全，还是根半腿兒。
張古董　得啦，將就啦。
驢　夫　我拉驢去。
張古董　你回来，回来，你知道我雇哪兒啊？
驢　夫　对啦，您雇哪兒啊？
張古董　我呀，我雇城里头、关外头、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
驢　夫　你等等兒吧！怎么一去八里，回来四里哪？
張古董　你不知道。你大婿兒啊，有兩件衣裳，要擺搭擺搭，故此繞个道兒；回来哪，抄小道兒就回来啦，故此近四里。
驢　夫　噢！是这么回事兒。什么时候去？
張古董　这时候去。
驢　夫　哪时候回来？
張古董　那时候回来！
驢　夫　几个坐兒？
張古董　一个坐兒。
驢　夫　跟人兒不跟人兒？
張古董　不跟人兒。
驢　夫　好办。我拉驢去！
張古董　你等等兒，你回来！你說个价兒。
驢　夫　得啦，还說什么价兒。

張古董　总得說个价兒。

驢　夫　說个价兒，你别惱！

張古董　惱你干什么！

驢　夫　干脆你給兩万銀子吧。

張古董　你劳瘋啦，兩万銀子，我得买多少匹呀！

驢　夫　这不是挨罵嗎，誰不敎你买去哪。（欲下介）

張古董　你回来，回来！你要得太多。

驢　夫　滿天要价兒，就地还錢，这也不是落地砸坑兒的买卖。

張古董　我还个价兒，你不惱哇？

驢　夫　惱你干什么！

張古董　干脆給你这个錢！（手势比做七个）

驢　夫　張大叔！你瞧着我長大了的，你还跟我来这鉤兒心哪！干脆，你把这倆手指头伸出来，您就給我五个錢兒。

張古董　好啦，就这么办啦。你拉驢去吧。

〔驢夫轉身拉驢介。〕

張古董　（背供）这小子認手指头啊。

驢　夫　（拉驢上）打打！咧咧！……

張古董　啃，啃，你这驢怎么半拉耳朵哇？

驢　夫　哪兒啊！前兒个我姥姥生日，吃了打滷面啦。

張古董　这驢怎么三条腿兒啊？

驢　夫　沒跟您說嗎，这驢根半腿兒？您沒瞧綁着半根兒杉篙嗎？

張古董　那会走嗎？

驢　夫　根本不会走。

張古董　不会走，我雇它干什么？

驢　夫　它会蹦！

張古董　那好哇，一蹦多少里呀？

驢　夫　一蹦就八里。

張古董　一天蹦几蹦啊？

驢　夫　三年不准蹦一蹦。

張古董　那我要它干什么！

驢　夫　您别忙，我算一算！前兒个，明兒个，后兒……

張古董　你这是什么算法兒？

驢　夫　張大叔！今兒就是它蹦的日子。

張古董　那我还来巧啦。

驢　夫　大叔，我这个是小驢駒子兒，走到半道兒，有河溝的地方，要我大嬸兒下来，您把驢抱过去。

張古董　得啦！我抱驢？抱得动嗎？要踢着哪？

驢　夫　你給拉过去就得啦。

張古董　这不結啦。

驢　夫　大叔！我这驢早晌沒吃什么哪，半道兒您給餵餵。

張古董　得啦！我花錢雇驢，还給你餵？

驢　夫　不能叫您白餵，我这兒有十个錢兒，您給撒喝撒喝，回来您就給拴在这兒。（把錢給張古董，欲下）

張古董　你回来，你回来，我还沒給你驢錢哪！

驢　夫　得啦！回来再說吧。

張古董　别介，别介，先錢后酒，給你吧！

驢　夫　哪有那么着的哪！

張古董　（拿錢介）你瞧啊，一个，兩个，三个，四个，五个。

驢　夫　你瞧！張大叔眞是好人，沒騎驢就先給錢。（笑介）哈哈哈……我把你这傻狗日的！（下）

張古董　誰傻狗日的？我沒騎驢先賺他五个。（原場）家里的！

〔沈賽花、李天龙换裝，小鑼上。〕

沈賽花　雇車来了嗎？

張古董　哪兒雇車去！我雇了一匹驢来。

沈賽花　喲，你怎么雇一匹驢呀？

張古董　讓兄弟辛苦兩步兒得啦。

沈賽花　喲，这驢怎么三条腿兒啊？

張古董　那不是綁着杉篙哪嘛，凑合騎得啦！

沈賽花　当家的，你攙我一把！（張古董攙沈賽花上驢介）当家的，我可走啦！

李天龙　兄長，告辭了。

張古董　嘍，兄弟你回来，千万可別过夜！

李天龙　不能过夜。

〔沈賽花、李天龙下。〕

張古董　（进門，关門介）净等平分一大半嘍。（下）

第　二　場

〔小鑼五击鑼。李天龙、沈賽花騎驢上。〕

李天龙　到了，下了牲口。岳父开門来！

〔王老戶上。小鑼五击鑼。〕

王老戶　（念）黄犬汪汪叫，何人扣柴扉？（向李天龍）賢婿随我进来！

〔李天龙、沈賽花随进門介。〕

李天龙　（对沈賽花）过来見过爹爹！

沈賽花　老爷子您好哇！

王老戶　我好。（对李天龙）这是何人？

李天龙　这是你續女兒回来了。

王老戶　老汉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拿去！

李天龙　多謝岳父！天色不早，我們回去了！

王老戶　你們回去吧！（下）

〔李保兒上，瞧驢介。〕

李保兒　誰的驢？我瞧瞧，有人来了吧！

〔李天龙、沈賽花出門介。〕

李保兒　这不是姐夫嗎！姐夫您好哇？这是誰呀？

李天龙　这是你姐姐。

李保兒　姐姐您好哇？

沈賽花　兄弟你好哇？

李保兒　我好。您上哪兒啊？

李天龙
沈賽花　我們回去了。

李保兒　嗳！您別回去，您住这兒吧。（拉驢下）

李天龙　我們不能住下！

沈賽花　得！糟糕！（同下）

第　三　場

〔張古董冷場上。〕

內　白　忘八啦！忘八啦！

張古董　哪兒有黃瓜呀？（出門，瞧介）喲！天可不早啦！太陽快压山啦，怎么还不回来呀！不得！我得找他們去喲。（小鑼水底魚，念）心急难抓，去到王戶家。行至此处，城門將閉插。

〔二青袍上，关城介。〕

〔李天龙、沈賽花双上。正場支桌椅，瞧介。〕

〔苏丑上場門上，念苏白。〕

苏　丑　（拉住張）四合老店在哪嘎里？

張古董　你撒手我！

苏　丑　四合老店在哪嘎里？

二青袍　关城嘍！（关城介，下）

張古董　你撒手吧！你瞅見沒有：这边也关了，那边也关了。这怎么办哪？

苏　丑　咄！咄！咄！

張古董　哪兒这么三咄！

苏　丑　我問你四合老店在哪嘎里，你不言語，你看看这边也关了，那边也关了，你教我在哪嘎里睏覚啊？

張古董　你呀，就在这龛洞兒里睡吧！

苏　丑　我就在这嘎里睡呀？不成！

張古董　怎么？

苏　丑　沒有我的閃緞被窩、褥子，我是不能睡的。

張古董　你瞧你这長像兒，你还閃緞被窩褥子哪，你將就着睡吧。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睡不睡？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不睡，我打你啦！

苏　丑　我着了！（躺地睡介）

張古董　嗐！你瞧我遇見这么一塊穷魔！（躺地睡介）

〔交一更〕

李天龙　（唱吹腔）

听譙楼，打初更，

思想此事难坏人。

張古董　（醒介）我越想越睡不着！想他丈人王老戶那兒是个大財主，我把弟跟我家里的到那兒，必是燒黃二酒，高擺果碟兒……

苏　丑　（醒介）喂呀！哪个吃你燒黃二酒，高擺果碟子？

張古董　什么呀，这是我心里的話。

苏　丑　心里話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我說了！

苏　丑　說了就不行！

張古董　你給我睡覚去！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睡不睡？

苏　丑　我不睡！

張古董　我揍你啦！

苏　丑　我着了！

〔苏丑、張古董，同睡介。交二更。〕

沈賽花　（唱吹腔）

惱恨兒夫做事差，

不該將我借与他。

張古董　（醒介）我越想越睡不着，我把弟那个岁数兒，我家里那个年紀兒，这要是到了一塊兒，还不是干柴烈火，一蹭就着嗎！

苏　丑　（醒介）喂呀！着了火了！着了火了！

張古董　你怎么回事？

苏　丑　不是你說着了火了嗎？

張古董　这是我心里的話。

苏　丑　心里的話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你睡你的覚去！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睡不睡？

苏　丑　我不睡！

張古董　我可眞打你了！

苏　丑　我着了！（睡介）

張古董　这是哪兒的事！（睡介）

〔交三更〕

沈賽花　把弟呀，我的把弟呀！

張古董　（与沈賽花同时，坐起）把弟呀，我的把弟呀！

苏　丑　（醒介）啊，誰是你的把弟呀？

張古董　哎喲！这是我心里的話。

苏　丑　心里話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說出来怎么着？

苏　丑　說出来不成！

張古董　不成怎么着？

苏　丑　你攪了我的覚了，我不睡了！

張古董　我这回可眞打你啦！

苏　丑　我着了！（睡介）

張古董　这小子，車灯大蠟，躺下就着。（睡介）

〔交四更〕

沈賽花　把弟啊，我的小把弟兒嘍！

張古董　（坐起，与沈賽花同时）把弟啊，我的小把弟兒嘍！

苏　丑　（醒介）喂呦，他又加了字眼兒了，又改了小把弟了。起来！剛才你叫我把弟，我就饒了你了，怎么又改了小把弟了！

張古董　剛才我沒跟你說嗎，这是我心里的話！

苏　丑　心里的話，你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說出来怎么着？

苏　丑　我不能睡了！

張古董　你睡你的吧！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我打你啦！

苏　丑　我又着了！（睡介）

〔交五更〕

沈賽花　嗐！我們当家的把我借給把弟李天龙啦，講的时候是不过夜；如今过了夜啦，跳了黄河也洗不清嘍。

張古董　我想这事情，說的是不过夜，現在过夜了，我想我把弟跟我媳妇这事情，哎呀！跳了黄河也洗不清啦！

苏　丑　（醒介）喂呀！發了水了！嘩！嘩！嘩！嘩！……

張古董　你干什么哪？

苏　丑　發了水了！

張古董　什么發了水啦！你睡覚去吧！

苏　丑　我着了！

〔張古董、苏丑睡介。交亮更。〕

沈賽花　把弟你醒醒兒，把弟你醒醒兒！

李天龙　（醒介）嫂嫂何事？

沈賽花　当初說的是不过夜，如今又过了夜，跳了黄河也洗不清啦。你哥哥这个人，太不务正啦，我也不能跟他啦；我要再跟他，沒准兒把我借給誰哪。这个哪，兄弟也沒續娶，我哪，也省得找别的主兒啦，这个，咱們倆成全……倒不如我跟兄弟拜天地得啦。

李天龙　使不得！

沈賽花　有什么使不得！来！咱們拜天地去！（李、沈同下）

〔二青袍开城介。〕

張古董　（醒介）喝！天亮啦！有嘚！溜溜兒攪了我一宵，他倒着啦！醒醒兒，醒醒兒！

苏　丑　（醒介）喂呀！天亮了！

張古董　我問問你，打听的是哪兒？

苏　丑　四合老店哪。

張古董　噢！四合老店哪，你瞅見沒有：进城一拐弯兒那就是四合老店。

苏　丑　哦，那就是啊！謝謝你，我不去了。（下）

張古董　攪了我一宵，他不去啦。二位头兒！跟您打听点兒事情。

二青袍　什么事？

張古董　您看見昨天有个小媳妇騎着一匹驢，后边跟着个書生过去沒有？

二青袍　瞅見啦。那是你什么人？

張古董　攀个大說，那是你嫂子。

二青袍　噢！那是你媳妇啊？

張古董　啊！

二青袍　你忘八啦！（下）

張古董　嘤！这事不好，見眞啦！不得！我得找他們去喲！（小鑼水底魚）（念）用手拾磚，去找李老天，打他一頓，还要去見官。（原場）到啦！里头有人沒有，滾出一个来！

〔李保兒上。〕

李保兒　誰这么說話，我瞅瞅去。

張古董　喝，小杂种嗎！

李保兒　好說，野杂种。

張古董　里头有老杂种沒有？

李保兒　有哇！

張古董　把他叫出來！

李保兒　你等着。（进門）有請老杂种！

〔王老戶上。〕

王老戶　何事？

李保兒　外面来了一个野杂种，要見老杂种。

王老戶　哼！小杂种！（出門介）是哪个？

張古董　噢！老杂种啊！

王老戶　喝！好說，野杂种！

張古董　昨天您的續女兒到了吧？

王老戶　到了。

張古董　不用說，您留他們住下了？

王老戶　住下了。

張古董　您这兒房子多，他們住兩院吧？

王老戶　一个院子。

張古董　不用說，兩間屋子吧？

王老戶　一間屋子。

張古董　一間屋子，兩个床？

王老戶　一个床！

張古董　一个床啊，那就不用問了。您把他們叫出来，說我姓張的找他們。

王老戶　賢婿快来！

〔李天龙上。〕

李天龙　何事？

王老戶　外面有个姓張的找你。

李天龙　待我出去看来。（看后轉回）嫂嫂快来！

〔沈賽花上。〕

沈賽花　什么事？

李天龙　我兄長来了，如何是好？

沈賽花　不用害怕，我去見他。（出門看介）喲！張老大嗎！

張古董　喲，一宵的工夫兒，我改了張老大啦！

李天龙　兄長！

張古董　兄長啊？你接磚头吧！（打介）

〔李保兒接磚。李保兒、張古董扭下。〕

王老戶　哼！妇道人家，小小年紀，做出这样事情，这边羞，那边臊，中間挂着个皮老道，看你害臊不害臊！（下）

沈賽花　喲，这个老头子，气得要放炮！（下）

第　四　場

〔四青袍、書吏引县官沈不淸上。〕

县　官　（念）做官不論大小，自要合本兒就好。

下官沈不淸。今当二五八日放告之期。来呀！放告牌抬出去。等等兒，抬出去就給我抬回来，千万別給我惹事。

〔張古董、王老戶、沈賽花、李天龙、李保兒上。〕

張　等　（同喊）寃枉！

青　袍　有人喊寃！

县　官　我說什么来着，叫你們搭出去赶紧搭回来。这有了打官司的了，这不是膩事嗎？干脆退堂吧！

書　吏　（苏白）喂呀，老爷，不要退堂啊。就糊里糊塗的把他們帶进来，糊里糊塗的問他們几句，糊里糊塗打他們几十板子，糊里糊塗罰他們几个錢，糊里糊塗的我書办弄双靴子穿。

县　官　你走一边兒去吧。来呀，把他們都帶上来！

〔張古董等同进跪介，李保兒站介。〕

李保兒　老爷，賊家伙！（递鏢）

县　官　凶器呀，入庫。

李天龙　参見老父母。

县　官　怎么着，这里头还有李相公在內？

李天龙　牽連在內。

县　官　土地祠待茶。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出門，下）

張古董　（跟出）得！我这官司算輸到家啦！原告在这兒跪着，被告土地祠待茶，这是怎么回事情！噢！我明白了，这位老爷一定好戴高帽兒，有了，我也嘀咕嘀咕！（进門）啊！烤白薯！

县　官　好說，油葫蘆！你怎么回事情？

張古董　李相公怎么回事？

县　官　李相公他是黌門秀才。

張古董　我是綠門的菠菜。

县　官　你呀，韮菜也給我跪下！听点！这老头兒叫什么？

王老戶　小老兒叫王老戶。

县　官　老虎，你吃多少人哪？

王老戶　哎，我是門戶之戶。

县　官　那小孩子哪？

李保兒　太爷李保兒。

县　官　你跑这兒充太爷来啦！低头！那小子哪，叫什么？

張古董　我古董兒老爷。

县　官　你这是怎么說話哪？

張古董　我叫張古董。

县　官　这不結啦。

書　吏　（指介）老爷，那边还跪着一个呢！

县　官　沒請問您哪，是怎么回事？

沈賽花　小妇人沈氏。

县　官　什么？

沈賽花　沈氏。

县　官　得，我这兒正审不清哪。来吧，您替我审审事吧！

沈賽花　哎，小妇人娘家姓沈，我可不会审老爷的官事。

县　官　噢，你娘家姓沈哪，你不会审老爷的官事。我說的哪，你要都会审官事，还要我們老爷做什么。你們誰的原告？

張　等　（同喊）我的原告！我的原告！

張古董　我一杓把他們熗下来了！

县　官　好，你們都下去！

〔王老戸、沈賽花、李保兒下。〕

县　官　那小子往上回話。

張古董　小人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

書　吏　（与張古董同时）喂呀，老爷，了不得了，监牆塌了！

县　官　怎么着，监牆塌啦？瞧瞧去，別教犯人跑了。

（張古董站起，县官看介）那小子又哪兒去了？

張古董　我在这兒哪！

县　官　你怎么跑啦？

張古董　你們乱什么？

县　官　啊，监牆塌啦，跑了犯人，是你担是我担哪？

張古董　我管得着嗎！

县　官　还是的。你跪下吧！說話！

張古董　（跪介）我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买攢兒卖攢

兒为生的，我有个把弟李天龙……

县　官　（对書吏）我肚子有点兒不合适，先生您辛苦辛苦吧！（下）

書　吏　咄，混賬，說实話，不要造謠言。快說，快講！

張古董　（起介）啊！我把你四合老店！攪了我一宵，跑这兒来啦！

〔县官上。〕

县　官　先生辛苦。那小子哪兒去啦？

張古董　你干嘛去啦？

县　官　我拉屎去啦。

張古董　这兒問案，你拉屎去？

县　官　啊，为你这事，还把老爷憋死！跪下！說！

張古董　（跪介）我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买攢兒卖攢兒为生的，我有个把弟李天龙……

县　官　肚子有点餓，上小吃兒吧！

〔青袍拿酒盅托盤上。張古董起，搶酒盅喝介。〕

县　官　得啦！（搶介）你是打官司，你是出份子来了？跪下，說！

張古董　（跪介）我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买攢兒卖攢兒为生的。我有个把弟李天龙……

县　官　得，得，得，别說啦！我全知道啦。（用筷子夾丸子介）你嘛，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書吏用嘴追丸子，咬手介）你嘛……饞骨头！幸亏是个草紙彈兒，要是真的呢，你把我爪尖兒都吃啦！……噢！这么一說，这是李相公的不是，你下去。来呀，帶李相公！

書　吏　李相公！

〔李天龙上。〕

李天龙　参見老父母！

县　官　我說李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啦。你旣讀聖賢之書，必达周公之祇。聖人云，借人妻子者，理当还也。而且不还，倘且过夜，是何理乎？

李天龙　不怪学生，乃我岳父之过。

县　官　这么說，是老丈人的錯兒。土地祠再弄半碗兒！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下）

县　官　来呀，帶老丈人！

〔王老戶上。〕

王老戶　参見老爷。

县　官　喝，我的老丈人！你續女兒回来，就該敎他們回去；你怎么敎他們过夜呀？

王老戶　非是小老兒之过。

县　官　誰的錯兒哪？

王老戶　乃是我兒子李保兒之过。

县　官　你嘴上欠一夾棍。你姓王，你的兒子怎么姓李呀？

王老戶　我們这里有个乡風。

县　官　什么乡風？

王老戶　养了兒子，随他娘舅之姓。

县　官　噢，跟我們这兒不一样，我們这兒有兒子随拉駱駝的姓。你下去！（王老戶下）帶小舅子！

〔李保兒上。〕

李保兒　参見老爷。

县　官　喝，我的小舅子！你續姐姐来了，你怎么留她过夜呀？

李保兒　老爷講理不講理？

县　官　老爷嘛，不講理？

李保兒　老爷的官亲来了留不留？

县　官　老爷的官亲怎么不留！

李保兒　許你留，就許我留！

县　官　跟老爷犟嘴，打他！

〔李保兒跑下。〕

書　吏　老爷，他跑了！

县　官　跑啦？老爷这兒不究情。来呀！带沈氏、張古董！

〔沈賽花上，張古董同上堂，跪介。〕

沈賽花
張古董　老爷！

县　官　沈氏，堂口这小子你認識不認識？

沈賽花　那小子我可不認識他。

县　官　哈哈，你这小子蒙妻，詐妻，十二寡妇征西！来呀！拉出砍了！

張古董　沒那么大罪过。她說不認識就不認識嗎？

县　官　依你之見？

張古董　你这兒有夾棍沒有？

县　官　有哇！

張古董　你把它夾起来，她一条腿，老爷一条腿……

县　官　干嘛要我这条腿？

張古董　撤出您这条腿，塞上她这条腿，一夾她就說了！

县　官　来呀，大刑伺候！

沈賽花　慢着，小妇人有招。

县　官　慢着，听信兒。

沈賽花　小妇人沈賽花，配夫張古董为妻。这小子不务正業，今兒个把我借到东家，明个兒把我借到西家；借来借去，借到多会兒是了手哇！

〔書吏飲酒醉倒介。〕

县　官　喝大發了，搭下去！

〔青袍扶書吏下。〕

县　官　（攙沈賽花起，同坐桌上）沈氏，你願意跟那小子不願意呀？

沈賽花　我可不願意跟他啦。

县　官　真的嗎？你要不願意跟他，我把你断給你把弟李天龙怎么样？

沈賽花　老爷，真的嗎？

县　官　真的。

沈賽花　这才是：清如水，明如鏡，快高升，我的青天大老爷。

县　官　您乃是知疼知热我的母亲。

沈賽花　喲，您这是怎么啦？

县　官　我吃錯藥啦。李相公！

〔李天龙上。〕

李天龙　参見老父母。

县　官　李相公，我把沈氏断給你，你瞧怎么样？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

县　官　不用謝，好了傳名。你得拿出二十兩銀子来！

李天龙　我沒有哇！

县　官　我給你墊上吧。

李天龙
沈賽花　謝謝老爷。（同下堂介）

沈賽花　（对張古董）嗐，那小子，我們可走啦！

張古董　走吧！

沈賽花　你要饞得慌，我把你帶过去！

張古董　帶过去，我怕受气。

〔沈賽花、李天龙同下。〕

县　官　我想此案被我断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包公再世，也不过如此！（看張古董介）那小子，你怎么还不走哇？

張古董　我上哪兒去？我的官司还沒完哪。

县　官　完啦。

張古董　什么完啦？

县　官　这官司你贏到家啦。

張古董　我怎么贏到家啦？

县　官　我把你媳妇断給你把弟李天龙，你不是贏到家了嘛？

張古董　咦，这么贏到家了？

县　官　这兒有二十兩銀子，你再娶一个得啦。

張古董　啊？那是把銀子給你，你媳妇归我。

县　官　嗳，老爷媳妇不能給你。

張古董　那你这么断法兒，咱們倆是官司了。我上告你去！

县　官　得，好事不如無，別打官司。

張古董　那不成，我告定了你啦！

县　官　眞的嗎？好啊！我这样兒去，归我买你一手兒，說我們官官相衛。你等我換了便服，你可別含糊了！

張古董　含糊不了！

县　官　你等着！（脫去官衣，里边仍着驢夫裝束，轉身揪住張古董）張古董！好小子！你把我的驢拉哪兒去啦？（同下）

小 上 坟

（又名丑榮归）

提 要

刘祿景进京求官，多年未归，訛傳已死。其妻蕭素貞受娘舅虐待，逼嫁未从。时祿景得官，回乡祭祖，值蕭素貞正在上坟。夫妻相見，不复相識。素貞控訴受虐待情形；刘祿景亦取出信物，夫妻乃相認偕归。

这是一个来自民間的傳統歌舞小剧，根据于蓮仙先生生前的演出本編印的。

第　一　場

〔四衙役引刘祿景上。〕

刘祿景　（引）做高官名揚天下，奉聖旨祭祖回家。

下官刘祿景。奉旨回家祭祖。人来！

衙　役　有。

刘祿景　打道回家！（同下）

第　二　場

蕭素貞　（內白）苦哇！

（唱）蕭素貞在房中抽身起，（上）

回头来帶上了兩扇門。

我今天不到別处去，

一心心要上刘氏新坟。

正走之間泪滿腮，

想起了古人蔡伯喈。

他上京城去赶考，

赶考一去不回来。

一双爹娘冻餓死，

五娘抱土壘坟台；

坟台壘起三尺土，

从空降下琵琶来。

身背琵琶描容像，

一心上京找夫郎。

找到京城不相認，

哭坏了賢惠女裙釵。

賢惠五娘遭馬踐，

到后来五雷殛頂蔡伯喈。

正走之間抬头看，

又只見刘家新坟台。

坟前放下千張紙，

公公婆婆哭起来。

嗳，奴家哭到伤心处，

刘祿景　（內白）打道！

〔四衙役引刘祿景上。〕

（唱）又来了为官受祿人。

蕭素貞　（唱）哭一声兒夫刘祿景！

衙　役　回老爷，刘氏新坟有一妇人啼哭。

刘祿景　起过了。哎呀且住。想我刘家坟塋，哪有什么女子啼哭？其中必有緣故。来！

衙　役　有。

刘祿景　住轎！（役应介）前去問問那妇人，說我家老爷問你，为何在此啼哭？

衙　役　是。你这妇人，我家老爷問你，为何在此啼哭？

蕭素貞　呀！

（唱）蕭素貞这里把头抬，

尊了一声老爷你打哪里来？

坟前無有关王庙；

坟后头又無有接官厅；

坟东里無有放馬厂；

坟西里又無有飲馬泉；

又不通南北各大道。

我的老爷呀！

你为何来到我刘家的坟塋？

刘祿景　来！（役应介）你去对那妇人說，就說老爷是清官到了。

衙　役　喳。那一女子，我家老爷是清官到了。

蕭素貞　嘔！

（唱）听罢一声清官到，

刘祿景　那一女子有什么寃枉，一狀一狀的訴来！

蕭素貞　容禀！

（唱）我有心告狀無人写，

刘祿景　口訴上来！

蕭素貞　（唱）口訴的狀兒句句眞。

刘祿景　头一狀？

蕭素貞　（唱）头一狀不把別人告，

刘祿景　告哪个？

蕭素貞　（唱）告的是公婆二双亲。

刘祿景　为了何事？

蕭素貞　（唱）終日打来每日罵，

打罵得奴家实实的难忍。

刘祿景　公婆打罵，分所当然，我这里不准。第二狀告来！

蕭素貞　容禀！

（唱）第二狀不把別人告，

刘祿景　告哪个？

蕭素貞　（唱）告的是我娘舅李大公。

刘祿景　为了何事？

蕭素貞　（唱）他一日三遭我家走，

挑唆我的公婆二双亲；

又是打来又是罵，

我的老爷呀！

打罵得奴家險些兒改嫁了人。

刘祿景　世間之上哪有这样的事！我这里不准。再把第三狀訴来！

蕭素貞　哎！你若不准，我就不告了。

刘祿景　来！

衙　役　有。

刘祿景　你去对那妇人說，我这里准了她的狀子，教她往下告来。

衙　役　是。你这妇人，我家老爷准了你的狀子，教你往下告来。

蕭素貞　怎么着，你們老爷准了我的狀子啦？

衙　役　正是。

蕭素貞　如此說来我还要告。

(唱)第三狀不把别人告，

刘祿景　告哪个？

蕭素貞　(唱)告的我兒夫……

刘祿景　叫什么名子？

蕭素貞　(唱)刘祿景！

衙　役　嗐！

刘祿景　准了。你們沒有事，去到松林之下玩耍玩耍去吧。

衙　役　是。(下)

刘祿景　那一女子有什么寃枉，再往上訴来！

蕭素貞　容禀！

刘祿景　你起来講。

蕭素貞　(唱)他娶奴家三月整，

一去赶考不回程。

刘祿景　可有書信寄回来？

蕭素貞　（唱）一封信走了三年整，

上写着我兒夫死丧在那东京城。

刘祿景　（唱）为官这里怒冲冲，

駡一声娘舅李大公：

我交你紋銀三百兩，

还有那家書信一封。

你昧我銀子是小事，

决不該說我死在东京。

聖上賜我上方劍，

先斬后奏不容情。

叫声賢妻認認我，

我是你兒夫轉回程。

蕭素貞　（唱）我道你是清官到，

却原来是一个糊塗虫。

槽头拴上逍遙馬，

少鞍無轡認你不成。

刘祿景　（唱）賢妻打我我不惱，

賢妻你駡我我不嗔。

打我駡我是小事，

决不該忘了你我夫妻情。

蕭素貞　（唱）你若是我兒夫到，

奴說几樁大事情。

你若对不上我三宗宝，

好做怪你就是公子王孙我認你不成！

刘祿景　（唱）我道她是裙釵女，

件件樁樁記得明。
二十四箱打开看，
將我的宝貝拿手中。
宝貝放在流平地，
叫一声賢妻認个淸。

蕭素貞　(唱)拿起烏綾看一看，
四四方方的手帕巾。
拿起菱花照一照，
八月十五放光明。
拿起綉鞋对一对，
千針万綫奴做成。

刘祿景　一点也不錯呀！

蕭素貞　唉！
(唱)宝貝宝貝眞宝貝，
祿景还是假祿景。

刘祿景　呸！
(唱)宝貝宝貝眞宝貝，
祿景也是眞祿景。

蕭素貞　呸！
(唱)想当初我兒夫上京时他本是十七八岁讀書生，
到如今你回来滿臉上長胡鬚好不丑人！

刘祿景　呸！
(唱)想当初上京时我的妻她本是十七八岁裙釵女，
到如今我回来滿臉長皺紋好不丑人！

蕭素貞　呸！
(唱)有皺紋無皺紋槑你心疼？

刘祿景　呸！

（唱）有胡鬚無胡鬚累你什么心疼？

蕭素貞　（唱）你若是我兒夫到，

奴还有几件大事情。

家住哪州并哪县？

哪个村庄有家門？

爹姓甚来娘何姓？

弟兄們同胞几个人？

娶的妻子誰家女？

她的名兒叫作什么名？

刘祿景　（唱）家住山东济南府，

刘家庄上有家門。

爹爹本是刘員外，

母亲張氏老夫人。

上無兄来下無弟，

就是我祿景一个人。

娶的妻子蕭家女，

她的名子叫作蕭素貞。

蕭素貞　（唱）听說是我兒夫到，

奴家随你到接官厅。

刘祿景　（唱）为官这里朝前走，

蕭素貞　（唱）后面跟的蕭素貞。

刘祿景　（唱）迈步进了关王庙，

蕭素貞　（唱）奴家随你进庙門。

刘祿景　（唱）忙把烏紗整一整，

蕭素貞　（唱）在头上去了孝帕綾。

刘祿景　（唱）只道夫妻难相会，

誰知相会在接官厅。

蕭素貞　喂呀呀！

刘祿景　哎呀，妻呀！不要哭了。回去罢！

蕭素貞　站着！

刘祿景　做什么？

蕭素貞　我来問你，上京这几年，就不想家了嗎？

刘祿景　我为了作官，哪里还能想家。

蕭素貞　你为了作官就不想家了？

刘祿景　就不想家了。

蕭素貞　我再問你，上京有多少年了？

刘祿景　十八年了。

蕭素貞　你的鬍子怎么就長得这么長了？

刘祿景　天長日久就長長了。

蕭素貞　天長日久就長長了？怎么我就不長呢？

刘祿景　哎！那叫什么話？

蕭素貞　我再問你上京的时候有多大年紀？

刘祿景　我問你今年有多大年紀？

蕭素貞　一十七岁。

刘祿景　我上京十八年，你今年才十七岁，我上京时候，你还在你媽肚子里哪。

蕭素貞　站着！你这头上戴的是什么？身上穿的是什么？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刘祿景　我做了官了。

蕭素貞　你做了官了，做的什么官？

刘祿景　八府巡按。聖上恩賜上方宝劍，准我先斬后奏。你要不听我的話，我也照样兒杀你！

蕭素貞　你杀誰？

刘祿景　我杀你。

蕭素貞　你杀我？附耳上来。

刘祿景　說什么？

蕭素貞　呀！（下）

刘祿景　你不用跑，跑到什么地方，我也饒不了你。閑人閃开，刘大老爷来也！嗯哼！（下）

荷　珠　配

臧嵐光藏本

提　　要

刘志偕之女金鳳許配赵旭为妻。赵家中落，刘志偕因此悔棄婚約。金鳳不滿乃父所为，暗遣丫鬟荷珠花园贈金；荷珠冒称金鳳与旭相見。事被刘志偕聞知，逼女投水，并將荷珠逐出。后赵旭得中回来，荷珠仍冒名投見，遂作狀元夫人。这时刘志偕家遭回祿，与家人赵旺流落街头。赵旺途遇赵旭，被旭收留；拜見夫人时，荷珠央囑赵旺勿泄眞情。詎金鳳投水未死，这时亦隨公婆来見；赵旭遂娶金鳳，与荷珠一同居住。

这个剧本由郝效蓮先生口述于蓮仙先生生前演出本加以校正

第 一 場

〔刘志偕上。〕

刘志偕 （念）屋漏偏遭連陰雨，船迟又遇当头風。

老汉刘志偕。安人去世，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金鳳，許配赵旭为妻。可憐我那赵姑老爷，上京求名，我那女兒去至花园贈金，被老汉羞辱一場，我女兒羞愧难当，投魚池而死。我家豪富，时运不佳，着了一把天火，燒的片瓦無存。我与家人赵旺逃在城隍庙內安身。老汉倒有兩三日不曾吃飯，不免將赵旺喚將出来，教他去至長街討飯，我也好充飢。赵旺，赵旺！

〔赵旺上。〕

赵　旺 这里伺候着您哪！

刘志偕 將出来你就睡着了！你可曾听見？

赵　旺 您說什么来着？

刘志偕 老汉有兩三日不曾吃飯，命你到長街討飯，我好充飢。

赵　旺 我跟您講个理兒，使得使不得？当初我家穷苦，把我典給您名下認为家生子。是您出門的日子，給您夾着馬褥子，拿着烟袋荷包，我是跟班的，我的字上沒写着管要飯！

刘志偕 自古道家貧出孝子，国乱显忠臣。

赵　旺 家貧出孝子可以使得；国乱显忠臣，你瞧哪个忠臣

是我这个長相？

刘志偕　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

赵　旺　我給您要去，我使手捧了来嗎？

刘志偕　你看神樹下有一破香爐，拿至長街討飯。

赵　旺　是了。您这等着，我去要去。

刘志偕　赵旺，那江米鴨子、紅炖肉、拌粉皮多加爛蒜，我也將就了。

赵　旺　我要来什么，您吃什么。

刘志偕　啊，赵旺！可曾要来？

赵　旺　我还沒去呢！

刘志偕　嗐，老汉是餓不起了！（下）

赵　旺　嗐！想当初太老爷闊的时候，我是二爷，跟出去也要帶个表；如今帶不成表，把挂鐘給挂出来了。要飯我还沒要过，我試演試演。修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賞我一碗半碗的！啊，有边！我要的是：

（数板）有那吃不了的稀稀溜溜的飯兒，滑溜溜的面兒，虎皮醬瓜咸鴨蛋兒，鹿尾巴根下杂面兒，老太太吃不了的燒餅盖兒，小孩抖落出的包子餡兒。修好的，修好的，修你后輩兒孙坐高官兒；作惡的，作惡的，你后輩兒孙見不着面兒。我这不是要飯兒，是热病沒出汗兒，沒出汗兒。

修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賞点吃罢。

（唱西皮原板）

　　赵旺生来运不通，

　　拿着草把去撞鐘。

　　人家撞鐘叮噹响，

　　惟我撞鐘不出声。

行好的老爷們！（下）

赵　旭　（內白）打道！

〔四靑袍引赵旭上。〕

（唱）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下官赵旭。蒙聖恩得中狀元，跨馬游街。左右，打道！

（唱）鳴鑼开道往前进，

〔赵旺上。〕

赵　旺　修好老爷們！

赵　旭　（唱）只見赵旺到来临。

那旁好像赵旺，待我冒叫一声。那旁可是赵旺？

赵　旺　您可是赵姑老爷？您看我要了飯了！

赵　旭　不妨，隨我回去吃碗安乐茶飯。

赵　旺　多謝赵姑老爷。

赵　旭　就此打道！

（唱）人来与爷往前进，

　　見了夫人說分明。

〔四靑袍同下。〕

赵　旺　早晨沒得吃，晚上有馬騎。不用說，把我帶回府去，渾身上下，換个全套。活該，又要当二爷！（下）

第　二　場

〔荷珠上。〕

荷　珠　（念）一家失散甚可憐，假冒金鳳乐安然。

我荷……（看介）我荷珠。想当初花园贈金，被我家員外瞧破，將小姐羞辱一場。可憐我家小姐，羞愧难当，投入金魚池，不知下落。又將我赶將出来，

是我投在尼姑庵存身。聞听人言，我家赵姑老爷得中狀元。是我一聞此言，攔住他的馬头，假冒金鳳小姐名字。是他一时錯認，把我帶进府来，得了他的鳳冠，穿了他的霞帔。是我这身荣耀，从何而起，哎呦！从何而起！

（唱南梆子）

想当初一家全失散，

假冒金鳳認高官。

鳳冠霞帔我穿戴，

享荣华受富貴好不安然。

赵　旭　（內白）赵旺帶路！

〔赵旭、赵旺同上。〕

赵　旭　（唱）迈步且把二堂进，

見了夫人說分明。

赵旺在此伺候。

赵　旺　是。

赵　旭　啊，夫人在哪里？夫人在哪里？啊，夫人！

荷　珠　老爷！

赵　旭　夫人請坐。

荷　珠　老爷請坐。

赵　旭　恭喜夫人，賀喜夫人！

荷　珠　呦！我喜从何来呀？

赵　旭　家人赵旺来了。

荷　珠　怎么着，赵旺来了么？可容我主僕相見？

赵　旭　容你主僕相見。

荷　珠　老爷請至后面。

赵　旭　赵旺見过夫人。（下）

赵　旺　是。哎呀慢着。我們小姐投魚池死了，哪来的夫人哪！待我瞧瞧她是誰？

荷　珠　（同声）哎呀慢着。赵旺这小子他从哪里来哪？有了，待我瞧瞧是他不是他。（自白）呦！可不是他嗎！这可怎么好哇？有啦，我端个大大的架子，糊糊这小子。呀，你是哪里来的？

赵　旺　我打来处来的。

荷　珠　这么个野小子，見了夫人这么大模大样！

赵　旺　要怎么样哪？

荷　珠　来呀！来个人兒，拿張草紙把这小子給我捍出去！啊嘆！（佯怒）

赵　旺　別吹啦，孙臏把你告下来啦，牛都叫你吹跑咧。有啦，我提她个醒兒，上面敢是荷……

荷　珠　呸！甚么河？大河，小河，护城河，运粮河，又嘚兒河啦！

赵　旺　我一个河字，她把我帶到河套里去咧。我再提她个醒，上面敢是珠……

荷　珠　呸！珍珠，宝珠，玉珠，夜明珠，又嘚兒珠啦！

赵　旺　又搬到珠宝市去啦。有了，我兩字兒一塊說，上面敢是荷珠？

荷　珠　（使眼色嗽嗓）唔嗤……

赵　旺　这是轟誰哪？

荷　珠　呦！我当是誰哪，原来是赵旺哥哥。赵旺哥哥，你好哇，你怎么上这兒来啦？

赵　旺　还提哪。自打把你轟出去了之后，家里遭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我跟員外爷只落得在城隍庙里住着。今天員外爷教我上街要飯，遇見赵姑老爷啦，

才把我帶进府来。穿上这个，戴上这个，把我打扮的成了个“噬啵黑”似的。

荷　珠　嗯，是不像个样兒。

赵　旺　你瞧你鷄骨头猫肉的，你头戴着这个，身穿着这个，你作的是哪庙的眼光娘娘啊？

荷　珠　你問这个呀，我告訴你：想当初花园贈金，你是知道的。被我家員外瞧破，將小姐羞辱一場。可憐我家小姐，羞愧难当，投魚池而死，不知下落。又將我赶出庄外，是我投入尼姑庵存身。聞听人言，我家赵姑老爷，得中狀元。我一聞此言，攔住他的馬头，假冒金鳳小姐的名字。是他一时錯認，把我帶进府来，得了他的鳳冠，穿了他的霞帔。哥哥，你瞧着乐是不乐？

赵　旺　哎！你作夫人，我乐什么？

荷　珠　咱兩个是伙計。

赵　旺　咱兩伙計不着。

荷　珠　怎么伙計不着？

赵　旺　你是跟班的，我是赶車的。

荷　珠　一間屋吃飯，总是伙計。

赵　旺　我告訴你說，你这夫人作也在我，不作也在我；你这夫人，在我手心兒里头攥着呢。

荷　珠　怎么在你手心兒攥着哪？

赵　旺　我教你作夫人，你就是夫人；我不教你作夫人，你連鷄蛋也孵不了。

荷　珠　我呀，木头眼鏡瞧不透。

赵　旺　你不信，那赵姑老爷知道你是金鳳小姐，不知你是荷珠丫头。等他出来把細底告訴他，你呀，兩山字

琛一塊兒，請出。

荷　珠　我不信。

赵　旺　你不信，我給你个样兒瞧瞧。赵姑老爷这是……

荷　珠　哎！哥哥，你給攙着点兒啊。

赵　旺　攙着点不难，你得教我乐乐。

荷　珠　我这么大的一个夫人，怎么教你乐乐？

赵　旺　不是这么个乐，你叫我一声兒就是啦！

荷　珠　叫你一声兒，那容易呀！旺兒！

赵　旺　旺兒！你赶上了嗎？早晨起来漱完了口，我自个兒还叫我三声太爷哪！

荷　珠　那么，叫你个什么哪？

赵　旺　你得叫我亲亲热热兒的赵旺哥哥。

荷　珠　就是这么着？我叫不着。

赵　旺　我有拿手。赵姑老爷！赵姑老爷！

荷　珠　我叫就是了。你听着：呦，亲亲热热的赵旺哥哥呀！你怎么乐？你怎么乐？

赵　旺　这我也乐不出来呀。不这么叫，还得走俏步帶飞眼。

荷　珠　飞眼我不会。

赵　旺　我教給你：出得門来这么一摆，这么一摆，这么一插腰兒。喲，我当是誰呀？原来是亲亲热热的象牙筷子挑凉粉兒，一挑一哆嗦，一夾一顫巍兒，哆哩哆嗦，顫顫巍巍的赵旺哥哥呀！

荷　珠　干么，还得呀这么一下子呀？

赵　旺　不軋，怎么吃"合拉"呀！

荷　珠　总得那么着嗎？

赵　旺　总得这么着。

荷　珠　总得这么着？出得門来，这么一摆，这么一摆，这

么一插腰。这可就来啦。呦，我当是誰哪？原来是亲亲热热的象牙筷子挑凉粉，一挑一哆嗦，一夾一顫巍，哆哩哆嗦，顫顫巍巍兒的赵旺哥哥呀！

赵　旺　啊，我的好……

赵　旭　（內白）嗯哼！

〔荷珠急將赵旺推出去。赵旭上。〕

赵　旭　赵旺，可曾見过夫人？

赵　旺　沒有老爷話，奴才不敢进內。

赵　旭　随我进来，見过夫人。

赵　旺　夫人在上，赵旺这里……

荷　珠　不消。

赵　旺　省得我毛腰。

赵　旭　嗯，胆大赵旺！見了夫人这么大模大样！

荷　珠　这个……老爷，赵旺这小子是我們老太爷买的家生子兒。今个也慣，明个也慣，故此把这小子慣坏了。

赵　旺　（背白）把我灌成河漂子啦。

赵　旭　員外今在何处？

赵　旺　現在城……

荷　珠　哎！程家官店。

赵　旭　这有衣帽，接員外同享荣华。

赵　旺　是了，交給我啦。

荷　珠　老爷請至后面。

〔赵旭下。〕

荷　珠　哥哥，你瞧我給改的好不好？

赵　旺　你眞机灵，我剛說了个城字兒，你就改了个程家官店。

荷　珠　哥哥，我問問你，是住店好听啊，是住庙好听啊？

赵　旺　自然是住店好听哪。

荷　珠　我改的不錯吧？

赵　旺　改的不錯。

荷　珠　哥哥，你上哪兒去？

赵　旺　我接員外爷去。

荷　珠　快去吧。（欲下）

赵　旺　你回来，你回来！

荷　珠　干什么？

赵　旺　你这夫人还是作不成。

荷　珠　怎么又作不成啦？

赵　旺　那員外爷又撅又犟，进得府来一瞧，你不是金鳳小姐，是你这荷珠丫头冒名頂替。那会兒你呀，你是街坊家的鷄……

荷　珠　怎么講啊？

赵　旺　掉出。

荷　珠　是呀！員外爷又撅又犟，这可怎么好哇？哥哥你給我拿个主意吧。

赵　旺　我沒主意。

荷　珠　我倒有个主意，你見着員外爷，問他是願意吃飽飯，是願意挨餓。

赵　旺　干脆，我替他說吧，願意吃飽飯。

荷　珠　願意吃飽飯可就好說啦。叫他进得府来，别叫我荷珠丫头，叫我一声金鳳女兒，暫且先吃飽飯。然后你在外头訪，我在里头訪。訪着小姐，她来还当夫人，我还是荷珠丫头。好不好？

赵　旺　好倒好，誰給你办？

荷　珠　自然是你給我办。

赵　旺　我給你办，不能白办。

荷　珠　不能叫你白办，我得照应你。

赵　旺　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是前后照应你。

赵　旺　好，你听信吧！

〔荷珠下。〕

赵　旺　不用說，員外爷这会兒許餓塌秧兒了。（下）

第　三　場

〔刘志僧上。〕

刘志僧　赵旺討飯未回归，餓得老汉兩眼黑。

〔赵旺上。〕

赵　旺　不用說把老头兒餓坏了，我听听还有气沒气。

刘志僧　赵旺这奴才前去討飯，这时候还不回来；他若回来，我定要飽打他一頓。餓死老汉了！

赵　旺　我給他討飯，他背地还罵我。有了，我吃飽了，拿他开开心。嘛！……老爷查庙来了！

〔刘志僧跪介。〕

刘志僧　哎呀！老爷，小老兒是避难的。

赵　旺　嘿！你是避难的，你們几个人？

刘志僧　主僕二人。

赵　旺　那个是你甚么人？

刘志僧　是我家人赵旺。

赵　旺　他老人家哪里去了？

刘志僧　与我討飯去了。

赵　旺　嘟！你不討飯教他老人家討飯，該打，該實！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誰？

刘志偕　好奴才，你怎么耍起老汉来了！

赵　旺　我耍您？您又不是托偶人。

刘志偕　啊，赵旺你哪里来的这身荣耀？

赵　旺　您問这个，您坐下，我告訴您。您不是教我去討飯去了嗎？走到大街碰見赵姑老爷，得中狀元，跨馬游街，把我帶回府去，渾身換个全套，教我拿衣服来接您来了。您乐不乐呀？

刘志偕　噢！那赵姑老爷，得中狀元，跨馬游街。待老汉謝天謝地！

赵　旺　当謝天地。

刘志偕　这就好了哇！

赵　旺　您乐呀，您乐呀！（刘笑介）乐够了沒有？

刘志偕　乐够了。

赵　旺　乐够了，您該哭了！

刘志偕　我乐了就不哭了。

赵　旺　我教您哭，您就得哭。

刘志偕　你教我哭，我也不哭。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哭。那赵姑老爷跟您要金鳳小姐，您往哪里找去！

刘志偕　是啊，我那女兒投魚池而死，教我哪里去找！哎呀兒呀……赵旺，我的兒啊！

赵　旺　别玩笑呀！你哭够了沒有？

刘志偕　哭够了。

赵　旺　又該乐了！

刘志偕　乐不出来了。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乐。金鳳小姐有了！

刘志偕　她在哪里？

赵　旺　現在狀元府，头戴鳳冠，身穿霞帔作了一品夫人了。

刘志偕　唔，我的女兒有了，現在狀元府头戴鳳冠，身穿霞帔，这就好了哇！哈哈哈……

赵　旺　乐呀，乐呀！（刘笑介）又該生气了。

刘志偕　我女兒做了夫人，我还生的什么气呀？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生气。您当小姐是誰呀？

刘志偕　是哪一个？

赵　旺　是荷珠丫头在那冒名頂替。

刘志偕　赵旺帶路！（怒）

赵　旺　您往哪里去？

刘志偕　待我前去打这个丫头！

赵　旺　您这一打，打在老米桶上。

刘志偕　啊，赵旺从何說起？

赵　旺　我說您願意吃飽飯，还是願意挨餓？

刘志偕　自然願意吃飽飯。

赵　旺　您願意吃飽飯，您冲着我，別叫她荷珠丫头，叫她声金鳳女兒，就吃飽飯。

刘志偕　我乃一主，她乃一僕，我不叫她。

赵　旺　天生挨餓的命，我吃飽飯去了，不管您啦。

刘志偕　啊！赵旺回来商量商量。

赵　旺　沒什么商量的。

刘志偕　我看在飯的份上，叫她一声。

赵　旺　我不放心，咱們得演習演習。

刘志偕　不用演習。

赵　旺　总得演習演習。您好几天沒吃飯，餓糊塗了。来，来，来，比方我是荷珠丫头由府里出来，您由外面进来。啊，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来的敢是赵旺么？

赵　旺　砸了！誰不知我叫赵旺，我假扮的荷珠丫头。

刘志偕　我記下了。

赵　旺　啊！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来的敢是赵旺假扮荷珠丫头么？

赵　旺　您又砸了！我这会是赵旺假扮荷珠，荷珠假扮金鳳小姐。

刘志偕　老汉記下了。

赵　旺　啊！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敢是赵旺假扮荷珠，荷珠假扮金鳳女兒么？

赵　旺　好，卖砂鍋的兒子，論套来了。

刘志偕　你告訴我的。

赵　旺　您餓不餓？

刘志偕　我餓。

赵　旺　您餓就好办了，你瞧見我就仿彿瞧見飯桶了。

刘志偕　老汉記下了。

赵　旺　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啊，那旁来的敢是飯桶？

赵　旺　好說你是菜鍋。这么办，咱們全不要，就是金鳳女兒。

刘志偕　老汉越發的記下了。

赵　旺　啊，那旁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来的敢是……

赵　旺
刘志偕　金鳳女兒么？

赵　旺　得了，您記住了。换上衣衫（换衣介），跟着我走。等等，到了那里，人家要問您吃了飯了沒有，您怎么

說？

刘志偕　老汉兩三日不曾吃飯。

赵　旺　又砸了。人面子上得撑着点，您就說偏过了。

刘志偕　老汉記下了。

赵　旺　到了，您在这等着。可記住了，偏过了。有請狀元老爷。

〔赵旭上。〕

赵　旭　員外可曾請到？

赵　旺　現在府外。

赵　旭　說我出迎。啊，岳父在哪里？岳父在……

刘志偕　啊，賢婿，老汉是偏过了。

赵　旺　誰問您来着？

赵　旭　赵旺，請夫人見过員外。（下）

赵　旺　有請夫人，請夫人来！

〔荷珠急上。〕

赵　旺　喂！喂！你慢着点，我不攔你，你到了哪兒啦！你是夫人，得端着点兒。

荷　珠　哥哥你回来了，你給我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赵　旺　办停当了，現在外面坐着呢。

荷　珠　待我去瞧瞧去。哎！哥哥，我見面管他叫什么？

赵　旺　你是他的女兒。

荷　珠　我知道，我管他叫甚么？

赵　旺　你管他叫……哎，你要占我的便宜。

荷　珠　你怕我答应，我不答应。

赵　旺　你不答应，你管他叫爹。

荷　珠　哎！哎呀，爹爹呀！

刘志偕　哎呀！金鳳女兒啊！

〔"哭相思"。荷珠下。〕

內　白　太老爷太夫人到。

赵　旺　太老爷老太太到，有請狀元老爷。

〔赵旭上。〕

赵　旭　說我出迎。

赵　旺　狀元老爷出迎。

〔赵父、赵母上。〕

赵　父　牛耕田、馬吃谷，

赵　母　人家养兒我享福。

赵　父　哎呀，我的鵪鶉！

赵　母　哎呀，我的烟袋！

赵　父　甚么叫作烟袋？

赵　母　你叫我鵪鶉？

赵　父　我管你叫安人。

赵　母　我管你叫員外。

赵　父　你我的兒子少年登科，可喜可賀。你我前去道道喜，賀賀喜。

赵　母　咱們走。

赵　父　別走，到了。

赵　母　別倒！留着餵狗。

赵　父　兒啊，在哪里？兒啊，在哪里？兒少年登科，可喜可賀！

赵　旭　爹娘致訓。

赵　父　兒啊，上面坐的白鬍子老头兒，是你什么人？

赵　旭　乃是岳父。

赵　父　原来是亲家，待我来見个禮兒。

赵　母　总得見个禮兒。

赵　父　亲家有礼了！

〔用扛子打，被刘架住。〕

赵　旺　慢着慢着，兩三天沒吃飯，别給打塌了秧！

刘志僧　亲家請坐。

內　　　小姐到！

赵　旺　小姐到。

〔刘金鳳上。〕

刘金鳳　哎呀！爹爹呀！（“哭相思”）

赵　父　哎呀兒啊！抱着白鬍子老头兒痛哭，他是你甚么人？

刘金鳳　乃是我亲生之父。

赵　母　越發是亲家了。再見个礼。

赵　父　亲家有礼了。

刘志僧　請坐。

赵　旭　赵旺，請夫人見过小姐。

赵　旺　是了，請夫人来見过小姐来！

〔荷珠慢上。〕

赵　旺　你倒是快着点兒啊！

荷　珠　你不是敎我端着嗎？

赵　旺　你也不怕洒了湯。

荷　珠　你請我干什么？

赵　旺　請夫人見过小姐。

荷　珠　赵旺你这小子吃肥風了。夫人也是我，小姐也是我，你敎我見哪个小姐？

赵　旺　現在又来了一位。

荷　珠　她別是假的吧？

赵　旺　反正你們倆有一个是假的。

荷　珠　我瞧瞧她是誰？

刘金鳳　賤人！

荷　珠　呦，她怎么也来啦！（跪介）

刘金鳳　（唱）罵声賤人太無礼，

　　　　　　假冒我名为何情？

　　　　赵旺，教那賤人摘了鳳冠！

赵　旺　是了。摘呀！摘呀！

荷　珠　摘什么哪？

赵　旺　我教你摘鳳冠。

荷　珠　我还留着看青兒哪。

赵　旺　你摘不摘？

荷　珠　我不摘。

赵　旺　你要摘呢？

荷　珠　对不起你个杂种！

赵　旺
荷　珠　你！你！你！

赵　旺　小姐，她不摘。

刘金鳳　賤人还不摘下来！

荷　珠　是。我們这不是摘呢嗎！

赵　旺　你不是留着看青兒嗎？

　　　　〔荷珠瞪赵一眼。〕

刘金鳳　教那賤人脫了霞帔！

赵　旺　是啦。脫呀！

荷　珠　脫甚么？我还沒吃螞蚱哪！

赵　旺　教你脫霞帔！

荷　珠　鳳冠她摘了去了，霞帔我穿兩天，我們倆人哪——分啦。

赵　旺　摘了鳳冠，不脫霞帔，光的那門子套紅的鼻烟壺！

赵　父　赵旺啊，哪里有鼻烟？老爷子我聞一鼻子！

赵　旺　这鼻烟壺不裝鼻烟，裝醋！

赵　母　赵旺啊，哪兒有醋？媽媽要喝一口！

赵　旺　这烟壺也不裝醋，裝飯！

刘志僭　啊！赵旺哪里有飯啊？

赵　旺　您先坐在这兒，一会就擺。

刘志僭　老汉是餓不起了！

赵　旺　你脫不脫？

荷　珠　我不脫。

赵　旺　你要脫，你是个狗！

荷　珠　您！您！您！

赵　旺　咱小姐，她不脫。

刘金鳳　賤人还不与我脫下来？

荷　珠　我这兒不是解帶兒呢嗎？

赵　旺　你們倆个不是分了么？

荷　珠　你少說話吧！

赵　旺　霞帔一脫，梅香出現！

赵　旭　赵旺，夫人为何跪了小姐？

赵　旺　这么热鬧事，您还不知道哪。您当花園贈金是誰去的呀？不是我們小姐，是荷珠丫头。您是月黑天燒紙，錯上了墳啦。

赵　旭　这是怎么講話？

赵　旺　您認錯了人啦。

赵　旭　原来如此，將她轟了出去。

赵　旺　喂！出去！

荷　珠　你轟誰呀？你敢轟我这个一品夫人嗎？

赵　旺　人家当夫人的都坐在上头，你怎么跪着？

荷　珠　这是夫人的脾气！

赵　旺　你有脾气，我也有脾气。你跪着我站着，看誰耗得过誰？

荷　珠　喂，哥哥，你过来！你过来！

赵　旺　我本当不过去，我兩条腿直往前湊。

荷　珠　喂，哥哥你蹲下。

赵　旺　我將穿整齐，你可又教我蹲。

荷　珠　教你蹲下有話說。

赵　旺　有什么話你說吧！

荷　珠　哥哥，你想，当初花园贈金亏了誰？如今一家团圓亏了誰？

赵　旺　都亏了你。

荷　珠　現在一家团圓啦，坐着的坐着，站着的站着，就是我一个人在这兒跪着，有点說不下去吧？你給我講个人情，教我起来吧。

赵　旺　这个人情不能白講。

荷　珠　不能教你白講。

赵　旺　你怎么謝候我？

荷　珠　我照应你。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前后照顧你。

赵　旺　你听我的信。

荷　珠　劳你駕！

赵　旺　这人情我搬誰呀？这二位我不認識。有了，把我們員外爷哨出来。（哨介）呦，我們員外爷餓塌了秧了，得想主意啦。茶司务摆飯罢！

刘志偕　啊，赵旺哪里摆飯？

赵　旺　一会兒就摆。我問問你，这二位是誰？

刘志偕　是亲家。

赵　旺　您老坐会兒，一会兒就摆。

刘志偕　老汉是餓不起的了！

赵　旺　哦！是亲家。待我哨出来。嘿，嗤，嗤，嗤！

赵　母　吒，吒，吒，赵旺啊，哨媽媽我什么事啊？

赵　旺　誰哨你哪！

赵　母　沒哨我，我再回去。吒，吒，吒……

赵　旺　吸，吸，吸……

赵　父　赵旺，哨我作什么？

赵　旺　亲家您好啊？

赵　父　啊，亲家这是你的令弟么？

刘志偕　这是我的家人赵旺。

赵　父　为何他叫我亲家？

刘志偕　要叫亲家老爷。

赵　旺　我当他小名兒叫亲家哪！

赵　父　赵旺甚么事情？

赵　旺　您看一家子坐着的、站着的，惟独荷珠丫头那里跪着；您給講个人情，教她起来。

赵　父　講人情呀？

赵　旺　許行？

赵　父　我不行。

赵　旺　誰行？

赵　父　她行。

赵　旺　她是誰？

赵　父　她叫鵪鶉。

赵　旺　您請坐。鵪鶉，我得拿高粮哨她。嘿，嘖，嘖，嘖！

赵　母　吒，吒，吒，赵旺啊，你三番兩次的敢是調戏媽媽我不成？

赵　旺　我可不敢。您看一家子站着的站着，坐着的坐着，荷珠跪在地下，您講个人情教她起来？

赵　母　你交給媽媽啦。

赵　旺　我倒好养活！

赵　母　兒啊，看在媽媽份上，教她起来吧。

刘金鳳　女兒遵命。

赵　母　赵旺呃，卖这雁！

赵　旺　哦，包兒咧热包兒得咧！

刘志偕　赵旺，有包兒，老汉也將就了。

赵　旺　我这吆喝着玩哪。喂！起来，要被罵来了！

荷　珠　你教誰起来？

赵　旺　教你起来。

荷　珠　你教我起来，好大口气。

赵　旺　我为你这人情，可不容易。你不起来，給你个样兒瞧瞧。啓小姐，她不起来！

刘金鳳　賤人，还不与我起来？

荷　珠　我这起来了。

赵　旺　你不是跪着舒坦嗎？

荷　珠　你歇着吧。哈哈！好狀元，好狀元！想当初花园贈金，若不亏了我，你們一家大小就能团圓嗎？我把你这个小沒良心的……（下）

赵　旺　荷珠咭咭呱呱的好像个小狐狸！

赵　父　拿狐狸！（要扛子介）赵旺，哪里有狐狸？

赵　旺　沒有狐狸，我說荷珠像个小狐狸子。

赵　父　我教狐狸忭怕了。

赵　旺　啊，你是狐狸下的？

赵　父　呸！我教狐狸忤怕了。

赵　旺　赵姑老爷，别楞着，把鳳冠霞帔教小姐收下。

赵　旭　她若不收呢？

赵　旺　作上一揖。

赵　旭　再若不收？

赵　旺　下上一跪。

赵　旭　哪有老爷跪夫人之理。

赵　旺　你不知道，老爷跪夫人，天下太平。

赵　旭　啊，小姐，从前乃是小生的不是；这有鳳冠霞帔，望小姐收下。（金鳳不語）

赵　旺　作揖吧！（旭作揖介）跪下吧！（旭跪介）天下太平 咧。（牌子。金鳳冠戴介，又坐下）你們瞧吧，俗話說的不錯，要吃貴人食，須生貴人齿；要穿貴人衣，須生貴人体。瞧我們小姐穿戴起来，像个夫人样，那荷珠丫头就是鷄骨头猫肉的。

〔荷珠暗上。〕

赵　旺　这話又說回来了，把夫人缺給革了，我在員外跟前說說，收她个二房吧！

荷　珠　嘿，哥哥，就是那么办吧！

赵　旺　哪么办哪？

荷　珠　你剛才說什么二啊？

赵　旺　不錯，昨日我押宝，押四，輸在二上了。

荷　珠　哎！还有一个房哪？

赵　旺　不錯，房漏了，得收拾了。

荷　珠　把兩个字擱在一塊兒哪？

赵　旺　合着你全听見了，誰給你办哪？

荷　珠　哥哥，还得你給我办。

赵　旺　不能白办。

荷　珠　我还是照应你。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还是前后照顧你。

赵　旺　你听我的信。

〔荷珠下。〕

赵　旺　这件事得撇誰呀？得我們太老爷。呦！太老爷餓塌秧了，这回飯不成，茶司务端碗鷄絲面来呀！

刘志僧　赵旺，哪里有面哪？

赵　旺　面这就得。有一件事，您得給办办。当初花园贈金，多亏荷珠，如今您給說說，教姑老爷收他作个二房，跟着可就吃飯了！

刘志僧　賢婿看在老夫分上，收荷珠作二房罢。

赵　旭　小婿遵命。

〔赵旭、刘金鳳同下。〕

赵　父　亲家請坐。

刘志僧　有坐。

赵　父　亲家你有几个兒子？

刘志僧　我啊！乏嗣無后。

赵　父　你沒有兒子，赵旺很机伶，你收他作个螟蛉义子，你看好不好？

刘志僧　我乃一主，他乃一僕，使不得。

赵　父　有我哪。

刘志僧　有你就不要他了。

赵　父　我給你們說合。赵旺，我看你聪明伶俐，拜你家員外作兒子，你必然願意了。

赵　旺　他乃一主，我乃一僕，使不得。

赵　父　使得。

赵　旺　使不得！

赵　父　有我哪。

赵　旺　有你不用我了。

赵　父　哎，我是你們說合人哪。跪下！

〔赵旺跪介。〕

赵　父　你要叫啊！

赵　旺　我叫什么？

赵　父　叫大的。

赵　旺　城門楼子。

赵　父　高的。

赵　旺　白塔。

赵　父　寬的。

赵　旺　海子。

刘志偕　亲家，你告訴他罢。

赵　旺　員外爷告訴我罢，我就是这一个便宜。

赵　父　你叫他爹。

赵　旺　哦！

〔牌子。赵旺换衣巾。赵旭下場門上。荷珠、金鳳、赵母上場門上。挥堂。赵父、刘志偕、赵母、金鳳、荷珠下。〕

赵　旭　原来是舅爷。（下）

赵　旺　乱了半天，鬧了个舅爷。舅爷也是好的，閑人閃开，官亲来也！（下）

打　　刀

肖連芳藏本

提　　要

打刀是一个小型鬧剧。故事是赵匡胤流浪之时，行为無賴，在鉄匠吳衍能家定制鋼刀；吳衍能夫妻忙碌一夜，將刀打成。赵匡胤因無錢付价，反將吳衍能夫妻杀害逸去。

第 一 場

赵匡胤 （內白）走哇！（上）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赵匡胤。自从杀了玉叶全家，有心海走天涯，只是手中缺少兵刃，不免去到吳衍能那里打把鋼刀，也好防身。就此前往。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吳衍能开門来！

吳衍能 （內白）啊哈！（上）

撥弄撈，撥弄撈，腰里系根耍錢繩。有人問我名和姓，我就是鉄匠吳衍能。

赵匡胤 开門来！

吳衍能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誰呀？

赵匡胤 我是你大爷。

吳衍能 巧啦，我有叔叔，沒大爷。

赵匡胤 我是你赵大爷。

吳衍能 卖菜的赵瘸子？

赵匡胤 不是。

吳衍能 挑水的赵禿子？

赵匡胤 不是。

吳衍能 你是誰？

赵匡胤 赵匡胤赵大爷。

吳衍能 哎呀，打鬼，打鬼！

赵匡胤 何言打鬼？

吳衍能 聞听人說你死啦，怎么跑到我这显魂来啦？

赵匡胤　江湖之上，仇人甚多，咒駡于我。

吳衍能　会沒把你駡死。别忙！赵大爷，有个試驗，他的胡子賽鋼錐。你打門縫遞进几根来，我一摸就知道啦。

赵匡胤　你且摸来。

吳衍能　不錯，是的。进来。

赵匡胤　你还未曾开門。

吳衍能　我差点忘啦。等着我开門。稀拉嘩拉，吱吱呀呀，瓜噠本兒！您請进！你就坐在这門檻上罢。

赵匡胤　怎么講話？

吳衍能　你干什么来啦？

赵匡胤　打刀来了。

吳衍能　哎呀慢着。上三年在我这里打了把鋼刀，一个子兒沒給；今兒个又来打刀来啦。有啦！拿話把他支走得啦。赵大爷！实不瞞您說，現如今年头蕭索，地皮紧，买卖我一个人作不了啦，我又搭了伙計啦。

赵匡胤　哦！你搭了伙計了？哈哈哈……

吳衍能　别处打吧！

赵匡胤　教你那伙計来見我。

吳衍能　得！我只望拿話把他支走，沒想到他犯死心眼。这三更半夜的，我上哪兒給他找伙計去哪？这可坏啦！有了，把我們家里的叫出来，教她先給我当伙計。我就是这个主意。家里的！

吳　妻　（內白）当家的！

吳衍能　干什么？

吳　妻　（內白）我的褲子哪？

吳衍能　褲子会沒啦，也問我？你找啊！

吳　妻　（內白）有啦。

吳衍能　在哪兒哪？

吳　妻　（內白）在帽盒里哪。

吳衍能　有的，褲子会跑到帽盒里去啦！穿上沒有？出来吧！

吳　妻　（內白）当家的！

吳衍能　又干什么？

吳　妻　（內白）我的小鞋子哪？

吳衍能　有的，小鞋子沒啦，也問我？你找哇！

吳　妻　（內白）有啦。

吳衍能　在哪兒哪？

吳　妻　在灶王板上哪。

吳衍能　有的，小鞋子会跑灶王板上去啦！穿上沒有？你給我出来吧。

吳　妻　（內白）啊哈！（上）

（数板）奴家生来命兒穷，嫁了个鉄匠吳衍能。白天打刀还好受，到了晚上哼哼哼……

吳衍能　你哪兒那么愛哼哼？

吳　妻　啊！你怎么不教我哼哼？白天打刀，跟你掄了一天大錘；到了晚上，躺在冰凉的炕上，可憐嘔！

吳衍能　可憐什么？

吳　妻　連个炕席都沒有。

吳衍能　瞧我这穷啊。

吳　妻　硌得我这骨头节就这么一骨节……

吳衍能　一骨节？

吳　妻　一骨节又一骨节……

吳衍能　前后干三骨节。

吳　妻　硌得我这骨头节是又酸又疼，你怎么不教我哼哼

啊？偏哼哼！我要哼哼！我哼哼哼，哼得兒定啦。

吳衍能　你哼哼吧，哼哼出乱兒来啦！

吳　妻　呦！我在家里哼哼，又沒在外头哼哼，怎么会哼哼出乱兒来啦？

吳衍能　你把大爷哼哼出来啦。

吳　妻　巧啦！我有叔叔沒有大爷。

吳衍能　赵大爷。

吳　妻　哦！卖菜的赵瘸子？

吳衍能　不是。

吳　妻　挑水的赵秃子？

吳衍能　不是。

吳　妻　那么是誰呀？

吳衍能　赵匡胤赵大爷。

吳　妻　哎呀我的媽呀！（下）

吳衍能　有的。老河漂子、一冒兒又回去啦。

〔吳妻幕内探头。〕

吳　妻　当家的。

吳衍能　怎么着，我的赶車的！

吳　妻　你进来呀！

吳衍能　你出来呀！

吳　妻　你进来呀，你进来呀！

吳衍能　你这么出来进去，攔門的受热啦！

〔吳妻进前。〕

吳　妻　哎呀能兒呀！

吳衍能　瞧这嫩手子。

吳　妻　你呀，丧气！

吳衍能　我丧气？

吳　妻　你晦气。

吳衍能　晦气？

吳　妻　啊噗！

吳衍能　你冒气哪！

吳　妻　你冒气！

吳衍能　我戚周瑜啦，先干了三气。

吳　妻　你可快死啦。

吳衍能　你瞧我这丧！

吳　妻　活人見鬼啦。

吳衍能　怎么哪？

吳　妻　閒听人說，赵匡胤他死啦，怎么跑到咱們这兒显魂来啦？

吳衍能　他說江湖之上，仇人甚多，咒罵于他。

吳　妻　会沒罵死？

吳衍能　你瞧，長的結实嘛。

吳　妻　他干什么来啦？

吳衍能　打刀来啦。

吳　妻　他打刀来啦？当家的！你还記得不記得？……

吳衍能　怎么不記得。

吳　妻
吳衍能　上三年打了把鋼刀……

吳　妻　你教我說。

吳衍能　你教我說。

吳　妻
吳衍能　上三年打了把鋼刀……

吳　妻　你要再說，你是狗！

吳衍能　我不說教你說。

吳　妻
吳衍能　上三年……

吳　妻　你又来啦！

吳衍能　算我应誓。你說！

吳　妻　上三年他打了把鋼刀，一个子兒沒給，今兒个又来打刀来啦，他們这种人沒有好良心哪。

吳衍能　是啊，我也这么說呀。只望拿話把他支走啦……

吳　妻　他走啦嗎？

吳衍能　他还沒走哪。

吳　妻　沒走怎么着？

吳衍能　我就說現如今年头蕭索，地皮紧，买卖不是一个人的了，我又搭了伙計啦。

吳　妻　好哇！怪不得你不着家呢，敢情你又搭了伙計啦！你伙計在哪兒哪？我瞧瞧去。

吳衍能　你眞是賊人心多。只望拿这話把他支走啦，沒想到他犯死心眼兒，他这么一溜拉胡的……

吳　妻　飞啦？

吳衍能　教你伙計来見我。

吳　妻　得！这可坏啦。这三更半夜的，你上哪兒給他找伙計去呀？

吳衍能　是呀！所以想起你来啦。

吳　妻　想我干什么？

吳衍能　沒什么說的，你先給我当伙計吧。

吳　妻　哎！咱們是夫妻呀，怎么是伙計呀？

吳衍能　你瞧！夫妻夫妻，如同伙計。

吳　妻　伙計伙計呢？

吳衍能　如同夫妻呀。咱們兩个是夫妻，你給我当当伙計。
吳　妻　我是伙計，你就是掌櫃的啦？
吳衍能　哎！我就是掌櫃的。
吳　妻　我見他怎么着？
吳衍能　你見他順着我杆兒爬。
吳　妻　你这等着。
吳衍能　你干什么去？
吳　妻　我拿杆兒去。
吳衍能　拿杆兒干什么？
吳　妻　我好爬呀！
吳衍能　猴兒日的！你順着我的話头爬。
吳　妻　哦！順着你的話头爬呀？
吳衍能　对啦。
吳　妻　他在哪兒啦？
吳衍能　在門攢上坐着哪。
吳　妻　我瞧瞧，就是那一堆呀？
吳衍能　人不論堆。
吳　妻　那一塊？
吳衍能　人也不論塊，那一位。
吳　妻　渾身上下都是赵大爷？
吳衍能　一点也沒假的。
吳　妻　我見他怎么着？
吳衍能　見他問好吧！
吳　妻　交給我啦，赵大爷在哪兒哪？
吳衍能　赵大爷，咱們伙計来啦。
吳　妻　赵大爷老沒見啦，您倒發福啦，見胖啦，您好哇？
好長的胡子，我給你攞攞胡子吧！

吳衍能　我揍你啦！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怎么啦，你也不打听打听？

吳　妻　打听什么呀？

吳衍能　哪有鋪子里伙計給主顧攊胡子的呢，你这不是給买卖人現眼嗎！

吳　妻　你渾蛋！

吳衍能　好說，渾蛋出尖。

吳　妻　咱們是买卖人，总要和气，和气生財呀。

吳衍能　我說我不發財哪，敢情我忘了和气啦。我也来和气和气吧。喲！赵大爷，您好哇？老沒見啦！你倒發福啦，見胖啦，好長的胡子，我給你攊攊吧！

赵匡胤　啊！作什么来了？

吳衍能　我和气来啦。

赵匡胤　他和气生財，你这一和气……

吳衍能　要發財啦？

赵匡胤　要生灾了。

吳衍能　这丧不丧！

吳　妻　赵大爷！您干什么来啦？

赵匡胤　打刀来了。

吳衍能　赵大爷！你这刀打不成啦。

赵匡胤　怎么？

吳衍能　沒有鉄啦。

赵匡胤　無有鉄也是大事，待我到别家去打。

吳衍能　对啦，别处打吧。

吳　妻　赵大爷您回来！

吳衍能　干什么回来呀？

吳　妻　他是巧媳婦作不出沒米的粥来。

吳衍能　是啊。

吳　妻　我們掌櫃的說不是沒有鉄啦嗎，我們門后头还有兩把刀坯子哪。

赵匡胤　吳衍能，刀坯子可以將就哇。

吳衍能　誰說的？

赵匡胤　你的伙計講的。

吳衍能　我問問她，你这兒来。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我問你刀坯子使的嗎？

吳　妻　怎么使不得？还省着兩道火呢。

吳衍能　我知道。

吳　妻　知道嘛你問！什么东西！

吳衍能　赵大爷！

赵匡胤　怎么講話？

吳衍能　这刀您还是打不成啦。

赵匡胤　怎么？

吳衍能　沒有矻子啦。

赵匡胤　無有矻子也是大事，待我到別家去打。

吳衍能　对啦！别处打去吧。

吳　妻　我說赵大爷您回来！

赵匡胤　怎么又叫我回来呀？

吳　妻　他是巧媳妇作不出沒米的粥来。

吳衍能　是呀。

吳　妻　我們掌櫃的不是說沒有矻子啦嗎，我們后院还有兩筐水火炭哪。

赵匡胤　吳衍能，水火炭可以將就。

吳衍能　誰說的？

赵匡胤　你那伙計講的。

吳衍能　我問問她去。我說你这來。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那水火炭使得嗎？

吳　妻　怎么使不得，升起火来，火苗子硬着啦。

吳衍能　我知道。

吳　妻　知道嘛你問！什么东西哪！

吳衍能　赵大爷！

赵匡胤　你是什么东西！

吳衍能　这刀还是打不成啦。

赵匡胤　怎么？

吳衍能　沒有火啦。

赵匡胤　無有火也是大事，待我往别家去打。

吳衍能　您别处打去吧。

吳　妻　我說赵大爷您回来！

吳衍能　怎么又叫他回来啦？

吳　妻　他是巧媳妇作不出沒有米的粥来。

吳衍能　得！买卖还沒講好哪，先干我三鍋粥啦。

吳　妻　我們掌櫃的不是說沒有火啦嗎，我們佛前还有一盞長命灯哪。

赵匡胤　啊，能兒！

吳衍能　怎么着？

赵匡胤　你佛前还有一盞長命灯哪。

吳衍能　你也走这条道啊，誰說的？

赵匡胤　你那伙計講的。

吳衍能　我問她去。你这来！

吴　妻　干什么？

吴衍能　那灯是火么？

吴　妻　灯不是火是什么？

吴衍能　我当是察哪。

吴　妻　又察啦，又！

吴衍能　全知道。

吴　妻　知道嘛你問！

吴衍能
吴　妻　什么东西！

吴衍能　赵大爷！

赵匡胤　什么？

吴衍能　您什么时候要？

赵匡胤　三更时分。

吴衍能　二更半管保得。

赵匡胤　好！等你二更半。（伸懒腰）

吴　妻　赵大爷困啦，您上我那屋里歇着去吧。

吴衍能　您上我屋里睡去。（对拉赵）

赵匡胤　哎！你一拉，他一扯，扯散了你們賠的起嗎？我到她那屋里睡去吧。

吴衍能　你倒犯死心眼兒，睡在什么地方，二更半也得起来。（赵匡胤下）我擠你啦。

吴　妻　怎么啦？

吴衍能　怎么啦！我教你順着我的杆兒爬啦。

吴　妻　鬧我兩手刺。

吴衍能　又兩手刺啦！怎么我說沒有什么，你說有什么，是怎么回事呀？

吴　妻　我說有什么啦？

吳衍能　我說沒有鉄啦。

吳　妻　我也沒說有鉄呀。

吳衍能　什么刀坯子？

吳　妻　啊，刀坯子是刀坯子，鉄是鉄呀。

吳衍能　嚜，可以。那么我說沒了砟子啦，你又說什么来着？

吳　妻　我也沒說有砟子。

吳衍能　什么水火炭哪？

吳　妻　水火炭是水火炭，砟子是砟子呀。

吳衍能　嚜，也可以。那么我說沒火啦，你又說什么来着？

吳　妻　我也沒說有火呀。

吳衍能　什么長命灯啊！

吳衍能
吳　妻　啊，灯是灯，火是火呀。

吳　妻　你也会啦！

吳衍能　你說了好几句啦。我告訴你，那赵匡胤杀人不眨眼，三更时分有了刀便罢；要是沒有刀哇，杀了你，剮了你，沒有太爷我什么事，我睡覚去啦。

吳　妻　哎喲是呀！我說你回来。

吳衍能　講的是一趟，不管来回。

吳　妻　怎么着，你眞不回来啦嗎？

吳衍能　不回来怎么样？

吳　妻　你連胳膊帶腿，給嗬兒太太滾回来。

吳衍能　什么！你敢教太爷滾回去！

吳　妻　啊，滾回来！

吳衍能　这个娘們說得通情理，我倒得回去。回来啦，怎么样？

吳　妻　我問問你，赵匡胤叫門是誰开的？

吳衍能　是我給开的。

吳　妻　誰把他讓进来的？

吳衍能　我把他讓进来的。

吳　妻　买卖是誰应的？

吳衍能　是我应的。

吳　妻　还是的。赵匡胤叫門是你开的，人是你讓进来的，买卖又是你应的。怎么着，你倒不打刀啦！太太还不打刀啦。三更时分有了鋼刀便罢，要是沒有鋼刀哇，杀了你，剮了你，剁了你，沒有太太什么事，我呀，睡覺去啦。

吳衍能　哎呀是啊！我說你回来。

吳　妻　講下一送，不管来回。

吳衍能　你眞不回来嗎？

吳　妻　不回来，怎么着？

吳衍能　你也給太爷滚回来！

吳　妻　什么！你敢教太太滚回去？

吳衍能　啊，滚回来！

吳　妻　这小子說話通情理，倒得回去。回来了，怎么样？

吳衍能　我們兩口子是一塊骨头。我問問你，敢說三声不打刀？

吳　妻　太太的嘴随便說，漫說三声、就是三百声、三千声我也敢說。

吳衍能　那么你說。

吳　妻　你听着：太太一个不打刀！

吳衍能　啊。

吳　妻　兩个不打刀！

吳衍能　呦。

吳　妻　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定啦。

吳衍能　哈哈！我把你个乏娘們呀！你这个人真是三天不打，要上房揭瓦。今日我要不管教管教你，你也不認得我吳衍能是誰。

吳　妻　我早就瞧透了你啦。

吳衍能　我非教訓教訓你不可。

吳　妻　你要怎么着？

吳衍能　我要你还得帮帮我这个苦哈哈么！

吳　妻　嗐……

吳衍能　这口怨气。

吳　妻　誰不是养兒女的。

吳衍能　啊，你是兒女养的？

吳　妻　起来吧，我帮了你啦。

吳衍能　我这謝謝你啦，諸位倒别見笑，我們买卖人有三分納气。搭爐子去！慢点，别摔喽。

吳　妻　摔喽，再买新的。

吳衍能　瞧，这土嘔！

吳　妻　老沒作买卖了嘛。

吳衍能　我吹吹。

吳　妻　我拉拉。

吳衍能　哎喲！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迷啦我眼睛啦。

吳　妻　哪只？

吳衍能　这只。

吳　妻　哪只？

吳衍能　这只。

吳　妻　我給你吹吹。

吳衍能　好啦。

吳　妻　賤骨头嘛。

吳衍能　哦哈，着了！

（唱原板）

鉄匠本是老君留，

留在世上度春秋。

上打文王三尺劍，

下打太公釣魚鈎。

打！

吳　妻　打！

吳衍能　得啦！别打啦！别打啦！你瞧，直告訴你别打啦。瞧！干了一个口子。（摸刀介）

吳　妻　燙！

吳衍能　哎喲！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燙了我啦。

吳　妻　我要是不說呢？

吳衍能　那我就忘啦。

吳　妻　我問問你，你这打刀跟誰学的？

吳衍能　我这打刀哇，太爷是祖傳三輩。

吳　妻　这头一輩是誰呀？

吳衍能　这头一輩是爷爷。

吳　妻　嘔！

吳衍能　这小兒子，嘴尖叨了去啦。

吳　妻　第二輩呢？

吳衍能　第二輩是你的……

吳　妻　哎！

吳衍能　公公。

吳　妻　嘔。公公——公公四尺上，你們家里有四个和尙。

吳衍能　你們家里才有四个和尙哪。

吳　妻　我們沒有。

吳衍能　不能沒有。

吳　妻　还是有哇。

吳衍能　也犯不上有和尙啊！

吳　妻　那么到底兒是誰呢？

吳衍能　就是娶你的时候，头一个受双礼的那个。

吳　妻　什么長像？

吳衍能　胖胖的，兩撇黑胡子。

吳　妻　有胡子？

吳衍能　对啦。

吳　妻　你管他叫什么？

吳衍能　我叫他……

吳　妻　啊。

吳衍能　啊，我別說啦。

吳　妻　怎么又不說啦？

吳衍能　我这兒还沒說哪，你那兒就啊，不說啦。

吳　妻　你怕我占你的便宜。

吳衍能　那是什么話？

吳　妻　我占你便宜，是狗。

吳衍能　怎么，是狗？

吳　妻　我不占你便宜，你說吧。

吳衍能　我要說啦，是我的爹。

吳　妻　我沒占你的便宜吧？

吳衍能　沒有。

吳　妻　我咽啦。

吳衍能　啊，你怎么咽爹？

吳　妻　啊。

吳衍能　这更鑿实！

吳　妻　第三輩又是誰呀？

吳衍能　不才就是我。

吳　妻　你是跟誰学的？

吳衍能　我是跟我爹学的。

吳　妻　你爹呀？

吳衍能　啊。

吳　妻　他就不是东西。

吳衍能　哎，你又罵爹。

吳　妻　他教給別人还可以，教給亲手自做的兒子……

吳衍能　兒子往哪兒擱哪？

吳　妻　他还留一手嗎？

吳衍能　哪一手？

吳　妻　別說啦，打刀吧。

吳衍能　你說說我听。

吳　妻　我就这么告訴你啦。

吳衍能　怎么哪？

吳　妻　艺不輕傳。

吳衍能　得怎么着呢？

吳　妻　你得叩头尊师。

吳衍能　誰是我的师傅？

吳　妻　我就是你的师傅啊。

吳衍能　这可是年头赶的，又出来个母师傅。沒法子，为学能耐，这么就拜吧。师傅在上，弟子这里有礼了。

吳　妻　罢啦。

吳衍能　有得！求您指教罢。

吳　妻　听我告訴你，这打刀要打出点兒来。

吳衍能　打出什么点兒来？

吳　妻　要打个叮叮，叮光叮，叮光，叮光，叮光叮。

吳衍能　要打定定，定光定，脫了褲子露着腚。

吳　妻　啊！定光，定光，定光定。

吳衍能　嘔！定光定，光定光定。

吳　妻　临完了，大鍾子往上一举，領着小鍾子往砧子上一落，要打个哓兒……叭！

吳衍能　要打个嘚……叭！

吳　妻　哓兒……叭。

吳衍能　嘚叭……叭。

吳　妻　舌头往上卷。

吳衍能　西叭。

吳　妻　說不上来，你是狗。

吳衍能　哓兒。

吳　妻　这你怎么說上来啦？

吳衍能　你駡人嘛。

吳　妻　賤骨头。

吳衍能　喝，又着了！

吳　妻　（唱原板）

　　　　惱恨爹娘作事差，

　　　　大不該將奴許配他。

　　　　但願寃家死了罢，

另行改嫁享荣华。

吳衍能　打呀！

吳　妻　（哭介）我的媽呀！

吳衍能　粿釘。

吳　妻　我的娘啊！

吳衍能　我揍你啦。

吳　妻　为什么你打我？

吳衍能　为什么打你，沒有买卖，你盼买卖，有了买卖，你嚎丧，你嚎丧什么呀？

吳　妻　你瞧，我委屈嘛！

吳衍能　委屈什么！

吳　妻　我这会天不怨地不怨。

吳衍能　你怨誰呀？

吳　妻　我就怨媒婆子那个老不是东西的。

吳衍能　你罵人家干什么？

吳　妻　我媽教他給賺啦。

吳衍能　她有多大手，会把你媽攢啦！

吳　妻　說話把我媽媽給賺啦。

吳衍能　怎么？

吳　妻　当初一說的时候，喝！好大一个大鉄鋪哇！

吳衍能　这还小嗎？有刀坯子，有水火炭，有長命灯，还对不起你。

吳　妻　过得門来，敢情是四个旯旮空，要什么沒什么。

吳衍能　要什么沒有什么嗎，沒有炕嗎？

吳　妻　有炕連炕席都沒有。

吳衍能　瞧我这穷劲的。别的都不提，太爷娶你的时候，管保是三套新的吧。

吳　妻　什么呀？
吳衍能　沙鍋呀！
吳　妻　呦！沙鍋呀，留着你抱吧。
吳衍能　你知道哪的？
吳　妻　那是哪的？
吳衍能　那是里窑的。
吳　妻　又里窑的啦又！
吳衍能　里窑沙鍋。你們这样人眞是頂着福不知福。教人家瞧，一个鉄匠媳妇还要多么好看，一腦袋珠花身上穿着还錯嗎？还怕你不俐落，脚底下还給你綁着兩塊木头。太爷哪点对不起你？
吳　妻　这个是太太嫁裝。
吳衍能　嫁裝？我一頓吃兩份。
吳　妻　那是鷄架裝。
吳衍能　我也沒說鴨子架裝啊。太爷娶你时候，穿了紅褲子紅襖沒有？
吳　妻　穿啦。
吳衍能　穿了，就短了手鐲脚鐐啦。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把你解到保定府。
吳　妻　你还提那紅褲紅襖哪！剛下轎子，屁股还沒坐穩哪，就过来一个老太太，說姑娘你脫下来吧。
吳衍能　天热，怕你受了暑。
吳　妻　我細这么一打听，敢情是借的。
吳衍能　什么借的，一天好几吊錢哪。
吳　妻　那是賃的。
吳衍能　太爷倒賃的起呀，你們家里又陪送你什么来啦？

吳　妻　喲，我們家沒陪送我二亩人参地嗎？

吳衍能　得啦，你別提啦，那天我赶集去，碰見我們大舅子啦。

吳　妻　碰見我哥哥啦。

吳衍能　在那卖人参哪。

吳　妻　他最好喜做那样买卖。

吳衍能　吆喝的热鬧着哪。

吳　妻　怎么吆喝？

吳衍能　好热烘的烤白薯啊！

吳　妻　你瞧，那就是伏地人参。

吳衍能　到山东还叫地瓜哪。

吳　妻　到天津还叫山芋哪。

吳衍能　蝦米小魚子。

吳　妻　柴花扎你眼珠子。

吳衍能　沒我的便宜。

吳　妻　你別提啦，这倒勾起我的陈煩来啦。

吳衍能　怎么勾你的陈煩哪？

吳　妻　那天你赶集去，我在門口卖呆兒……

吳衍能　給我摆門市。

吳　妻　打那边来了兩个老婆兒。

吳衍能　老婆怎么喳？

吳　妻　一个認識我的；一个不認識我的。

吳衍能　那認識你的怎么样；不認識你的又說什么哪？

吳　妻　那不認識我的可就說啦。

吳衍能　說什么？

吳　妻　哪来的这么一个俏皮小媳妇哇？

吳衍能　本来不錯。

吳　妻　那認識我的就說啦，你連她都不認得，她就是鉄匠

吳衍能的媳妇嘛。

吳衍能　你瞧，吳太爷的媳妇。

吳　妻　眞是好手。

吳衍能　好手。

吳　妻　过日子人，一清早起来，炕上一把……

吳衍能　什么？

吳　妻　剪子。地下一把……

吳衍能　什么？

吳　妻　鏟子。倒是过日子的好手，就是一个人把她帶累坏了。

吳衍能　是誰把你帶累坏啦？

吳　妻　別說啦，打刀罢！

吳衍能　別介，你总得說。

吳　妻　总得說，就是你把我帶累坏啦！

吳衍能　我怎么把你帶累坏呢？

吳　妻　不單把我帶累坏，还把你比做个物件。

吳衍能　不用說，比作哪庙里这么位罗汉。

吳　妻　你呀，擄汗吧！

吳衍能　我这就够擄汗的啦。

吳　妻　把你比作这么長这么粗……

吳衍能　金条？

吳　妻　你呀？爐条吧！把你比作一根棗木橛。

吳衍能　瞧！我还是爵哪。

吳　妻　你瞧，又橛啦又！

吳衍能　得啦，得啦，你別說啦！这一說也勾起我的陈煩来啦。

吳　妻　勾起你什么陈煩？

吳衍能　那天赶集出門，碰見兩个老头兒。

吳　妻　沒有我这兩个老婆兒，也沒有你这兩个老头兒。
吳衍能　我这兩个老头，还是你那兩个老婆招出来的。
吳　妻　又怎么着？
吳衍能　也是一个認識我的；一个不認識我的。
吳　妻　那認識的說什么；不認識的又便怎么样？
吳衍能　那不認識我的可就說啦。
吳　妻　說什么？
吳衍能　說哪来的这們一个俏皮小伙？
吳　妻　你还俏皮哪？
吳衍能　那認識我的可就說啦。
吳　妻　說什么？
吳衍能　說你連塔（即他同音）还不認識？
吳　妻　塔呀？还嘚兒和尙坟哪。
吳衍能　这就是鉄匠吳衍能嘛。
吳　妻　能兒啊！
吳衍能　眞是好手，好本領，好汉子！
吳　妻　好小兒子。
吳衍能　別玩笑。眞是过日子的人，养家，連車轍的土都往家里拉。
吳　妻　煤核客人嘛！
吳衍能　一清早起来，炕上也是一把。
吳　妻　什么？
吳衍能　扫炕笤帚。地下一把。
吳　妻　什么？
吳衍能　扫地笤帚。
吳　妻　前后兩把笤帚。
吳衍能　好手，就是讓一个人把我帶累坏啦。

吳　妻　誰把你帶累坏啦？

吳衍能　别說啦。

吳　妻　你也得說。

吳衍能　就是你把我帶累坏啦。

吳　妻　我怎么帶累坏你？

吳衍能　不單把我帶坏了，还把你比了个物件。

吳　妻　不用說，哪庙里这們一位娘娘！

吳衍能　有我这样穷罗汉，就有你这样破娘娘。把你比作上头有个尖，底下有个眼……

吳　妻　不用說，是个寿桃。

吳衍能　爛桃吧！

吳　妻　爛桃不爛味。

吳衍能　把你比作个棗窩窩。

吳　妻　棗窩窩是吃的，你棗木橛沒用。

吳衍能　沒用？哪个餅鋪里杆面杖又不是棗木橛作的？

吳　妻　得啦張花。

吳衍能　李錯。

吳　妻　怪風。

吳衍能　一陣兒。

吳　妻　棗木棒錘。

吳衍能　一对兒，喲喝！又着了！

(唱)六月里鉄匠怕打鉄，

臘月漁翁怕釣魚。

吳　妻
吳衍能　打打，打打，哧！

吳　妻　干什么哪。

吳衍能　蘸鋼哪。

吳　妻　有水嗎？
吳衍能　自来水。把爐搭开，搬石头去！
吳　妻　搬不动。
吳衍能　兩人搭。
吳　妻　那成啦。
吳衍能　远啦远啦，也沒有这大塊的磨刀石。
吳　妻　咱們近点。
吳衍能　对，近点。
吳　妻　你好哇？
吳衍能　太近啦，不長不短。
吳　妻　离你那不远。
吳衍能　离你那不远。得，就这么大。
吳　妻　放在哪？
吳衍能　这边，这边，得啦，你把石头都砸了。
吳　妻　我不管啦。
吳衍能　不用你，瞧我一人的。
吳　妻　喝！眞搬起来啦。
吳衍能　搬起来啦。
吳　妻　多少斤？
吳衍能　八百多斤。
吳　妻　你瞧，彆的紫茄子似的。
吳衍能　哎喲！泄了气啦。
吳　妻　把刀压底下了。
吳衍能　抽出来，你猜我教你干什么？
吳　妻　舀水去？
吳衍能　那算你猜着啦。
吳　妻　倒在哪兒？

吳衍能　倒在头上。

吳　妻　啊！头上。

吳衍能　你怎么倒我腦袋上？

吳　妻　你不說头上嗎？

吳衍能　什么呀，刀头上。

吳　妻　你不說明白啦。再舀去，又倒哪兒啊？

吳衍能　面上。

吳　妻　面上？

吳衍能　你怎么倒我臉上啦？

吳　妻　你不說面上？

吳衍能　刀面上。

吳　妻　我再舀去。

吳衍能　别舀啦，滴答滴答吧。

吳　妻　这像个什么呀？

吳衍能　这像腦袋。

吳　妻　这小子学什么像什么。

吳衍能　把板凳搭开！

吳　妻　是啦。

吳衍能　那上头有石头。

吳　妻　哎喲！

吳衍能　怎么啦？

吳　妻　閃了我的腰啦。

吳衍能　我要不說呢？

吳　妻　我也忘啦。

吳衍能　你瞧怎么样？

吳　妻　不錯呀。

吳衍能　敢情！

吳　妻　（背白）这小子淨給我气受。有啦！我忓唬忓唬他。誰的錢哪？
吳衍能　錢是我的。
吳　妻　給你！
吳衍能　拿来。
吳　妻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吳衍能　你饒了我吧。
吳　妻　饒你不难，你得叫我。
吳衍能　叫你什么？
吳　妻　叫我亲亲热热的小媽。
吳衍能　老媽？
吳　妻　不成，小媽。
吳衍能　不叫。
吳　妻　杀了你。
吳衍能　我叫。
吳　妻　你叫！
吳衍能　亲亲热热的小媽！
吳　妻　哎。兒子！
吳衍能　我可不能答应。
吳　妻　杀你！
吳衍能　我答应。
吳　妻　兒子！
吳衍能　哎。
吳　妻　給你刀，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吳衍能　有啦，我也忓唬忓唬她。誰的花兒呀？
吳　妻　我的。
吳衍能　給你。

吳　妻　拿来。

吳衍能　我宰了你！

赵匡胤　（內白）嗯哼！

吳　妻　他出来啦。

吳衍能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單这会出来！眞是孝母不孝父。

〔赵匡胤上。〕

赵匡胤　吳衍能，刀可曾打得？

吳衍能　打得啦，給您瞧瞧。

赵匡胤　不輕不重，剛剛称手。

吳　妻　想着跟他要錢！

吳衍能　我知道。

赵匡胤　哎呀且住。听他二人要錢，不免將他二人祭了刀吧。

吳衍能　好良心！

赵匡胤　啊，吳衍能！你大爷靴筒里有五兩一包，十兩一包，你二人摸个福大福小。

吳衍能　我摸这个。

吳　妻　我摸这个。

赵匡胤　看刀！

吳衍能
吳　妻　哎喲！

赵匡胤　看他二人已死，不免逃走了罢。正是：用手撥开生死路，將身跳出是非牆。（下）

吳衍能　哎！赵匡胤你回来，你講理不講理，拿刀就走，不給錢。

吳　妻　我說誰不講理呀？

吳衍能　赵匡胤不講理。
吳　妻　你才不講理哪。
吳衍能　我怎么不講理？
吳　妻　赵匡胤拿刀把咱們給杀了，咱們是死鬼啦，怎么你还說話？
吳衍能　喲！这么一說，咱們是死鬼啦？
吳　妻　可不是嗎。
吳衍能　那咱們得出殃呀。
吳　妻　是得出殃。
吳衍能　讓誰先出？
吳　妻　我先出。
吳衍能　我先出。
吳　妻　还是我先出。
吳衍能　讓你先出。
吳　妻　嘔！
吳衍能　嘔！
吳　妻　怎么我后走？你先走哪？
吳衍能　你不知道公殃追母殃嗎？
吳　妻　你別挨駡啦。（同下）

一　兩　漆

（又名龙鳳配、一兩七）

趙桐珊藏本

提　要

朱元璋流浪的时候，一日在油匠普胡子門前睡臥。普胡子很賞識他；并把女兒許他作妻子。举行婚礼时，普胡子無錢約請喜娘和儐相，他便去請产婆鮑大嫂和陰陽生荀大哥帮忙，但兩人都在言談之中表示要酬劳。婚礼后，却被普胡子一番巧辯，原許的一兩七錢銀子給了一兩漆。結果弄得荀陰陽空手而去。

第 一 場

〔朱元璋上。〕

朱元璋　(唱)投亲不遇轉回程，

不覚来到一家門。

上山擒虎易，开口向人难。俺、朱元璋。是俺来到城中投亲不遇，教我进退为难。行至此地，身子十分困倦，現有頑石一塊，不免在此打睡一时便了。嗳哈哈！

〔睡介。普胡子上。〕

普胡子　(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喂！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后生，在这兒来睡覚来啦？嘿！小長虫鼻子鑽出来，眼睛里进去了！耳朵里出来啦，嘴里又进去了！呵哈，是啦，我常听見人說，蛇鑽七竅，就是眞龙天子。蛇鑽五竅，就是五霸諸侯。別管他是几竅，左右是主貴。我不免將他喚醒，盤問盤問他再說。那一后生醒来！

朱元璋　(唱)耳边廂又听得有人叫喊，

只見一人站面前。

啊！請了！

普胡子　我說这一后生，为何在此打睡？

朱元璋　是俺来至此地投亲不遇，身子困倦，故尔在此打睡。

普胡子　既然如此，請到家中說話。

朱元璋　萍水相逢，怎好打攪？

普胡子　四海之內皆为朋友，这算什么。家里坐。

朱元璋　請！

普胡子　請坐。請問你貴姓高名呀？

朱元璋　在下朱元璋，祖居金陵靖河塢，乃是一个黌門秀才。

普胡子　原来是一位公子。告便。

朱元璋　請便。

普胡子　我看这位公子，相貌魁梧，人材出众，日后定有大富大貴。我不免將我女兒許配与他，日后我也可以有个靠壁。我說相公家中可有什么人？

朱元璋　不幸父母双亡，只有我孤身一人。

普胡子　可曾定下妻室了沒有？

朱元璋　尙未婚娶。

普胡子　我有一言不好啓齿。

朱元璋　老丈有何金言，当面請講！

普胡子　只因我跟前有个姑娘，今年一十七岁，我意欲与你結为秦晉，想無推辞的了。

朱元璋　如此，岳父請上，待小婿参拜。

普胡子　不必拜了。这有一間小屋，你先請到里面歇歇罢。

朱元璋　遵命。（下）

普胡子　我說这嫁女兒总得請个人攙攙亲，招呼招呼才好。这可請誰去？嘿，有了！东边收生婆鮑大嫂，她倒甚好，我不免就請她去便了。（原場）我說鮑大嫂在家沒有？

鮑大嫂　（內白）啊哈！（上）

專与女人去收生，只落得晝夜不消停。嘔，是誰呀？原来是兄弟呀。老爷子好？老太太好？家里的都好？孩子們好？猫兒狗兒全好？我說你是誰呀？

普胡子　好，亲热了这么半天，你敢情不認識呀！

鮑大嫂　你到底是誰呀？

普胡子　我姓普，人人都叫我普胡子普胡子的、就是我。

鮑大嫂　就是兎奴子呀！

普胡子　嗐，什么兎奴子，我叫普胡子。

鮑大嫂　嘔，普胡子，普兄弟呀。家里坐着。

普胡子　好，家里坐着。

鮑大嫂　野猫进宅，無事不来。

普胡子　我有点事托你。

鮑大嫂　什么事情？

普胡子　你知道我跟前那个小妞呀？

鮑大嫂　我知道呀，那不是当初也是我接的嗎？

普胡子　是啊！

鮑大嫂　怎么啦，她生养了？

普胡子　不是，不是。只因我与她招了个女婿，沒有人招呼；我想請大嫂子去給我帮帮忙。

鮑大嫂　噯唷！我可是沒有空。我兄弟媳妇哪去啦？

普胡子　你再别提她，早就死了。

鮑大嫂　嗐！我还不知道哪，她得的是什么病死的呀？

普胡子　她得的是淋症。

鮑大嫂　噯，怎么女人家会得淋症？

普胡子　大嫂子你可是不知道呀，她手里头积下了几十吊錢，他就买了几十床被窩，見天出賃。今兒个教人拿去一条不还回来，明兒个又教人拿一条又不見还了来，

一顿把被窩全賃出去啦，連本帶利一个也沒有回来，她这一气就气死了。这不是賃症么？

鮑大嫂　原来如此。这倒跟我們当家的得的病差不多。

普胡子　大哥怎么样？

鮑大嫂　你大哥也死了。

普胡子　他得的是什么病呀？

鮑大嫂　他得的是崩症。

普胡子　怎么，男人会得崩症？

鮑大嫂　你是不知道呀，他也是积蓄下几个錢，專爱放小印子。今兒个教人騙一下子，明日教人拐一下子，把几个錢全教人崩了去啦；他一口气可就死了。这不是崩症嗎？

普胡子　要沒有我这个淋症，还招不出来你这个崩症。我說你同我走一趟吧。

鮑大嫂　我有几十家子請我收生，眞沒有工夫。

普胡子　你只管放心，你去帮帮忙，万不能难为你。

鮑大嫂　旣然如此，我們这出門在外的人，为的全是錢；你旣这么說，我可是一个小錢也不要。

普胡子　我一个小錢也不給，我要給你一个小錢，我是个狗。

鮑大嫂　好！那咱們就走。等我关上門，囑咐囑咐。我說街坊們，与我招呼点門，我去去就来。

〔內应介。原場。〕

普胡子　到啦，到啦！

鮑大嫂　我說什么时候拜堂呀？

普胡子　我还不知道哪。

鮑大嫂　你也請人挑个日子时辰。

普胡子　我倒忘了，大嫂你同妞兒在后头坐一坐，我去請苟

大哥。

鮑大嫂　你可快來呀。（下）

普胡子　我知道。（原場）不覺得就來到啦。我說苟大哥在家哪嗎？

苟陰陽　（內白）嚶！

（內唱二簧倒板）

金烏墜玉兎升黃昏时候，（上）

有人叫門嗎？

普胡子　苟大哥开門來！

苟陰陽　（唱）盼姣兒不由人珠泪双流。

誰？

普胡子　我。

苟陰陽　（唱）我的兒呀！

普胡子　苟大哥开門來！

苟陰陽　（唱西皮搖板）

听說反了陶三春，

忤得孤三魂少二魂。

回头便把御亲叫，

弟妹人馬你担承。

普胡子　开門來！

苟陰陽　有人叫門嗎？待我來开开。（开門介）

普胡子　苟大哥！

苟陰陽　你是誰呀？我这一陣子任什么也瞧不見，連个狗都看不見啦。

普胡子　你別駡人呀！

苟陰陽　我說我这个眼睛上了火啦，什么也瞧不見。

普胡子　我是普胡子，你怎么都不認得啦？

苟陰陽　原来是普兄弟呀！好啊！請家里坐着。

普胡子　好，家里坐。

苟陰陽　你無事不登三宝殿，你来做什么来啦？

普胡子　你是不知道，今兒个我們那里来了一位相公。

苟陰陽　嗳唷！死在你們那兒了？

普胡子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不是有一个小妞兒嗎？

苟陰陽　怎么，小妞不在啦？

普胡子　不是的。

苟陰陽　他們全沒有死，你到我这兒来做什么？

普胡子　我看那位相公生得相貌非凡，人材出众。我想將小妞兒許配与他，做一个招門納婿，兒婿兩当。我来請你老人家，替我們擇一个日子，好教他們兩口拜天地呀。

苟陰陽　噢，是这么一回事情。今兒个偏偏凑巧……

普胡子　你今兒个沒有事？

苟陰陽　我今兒个沒有工夫。

普胡子　你無論怎么忙，你去一会兒就可以回来啦！

苟陰陽　不行，我今兒个生意太多。

普胡子　你放心，我万不能白了你。

苟陰陽　你既說到这里啦，我可也不必客气啦，我無論到哪里可是二兩銀子。

普胡子　这也好办。咱們哥們这样的交情，还能說一定总得多少嗎，你尽管同我去，总要对得住你。

苟陰陽　嗳，咱們是先小人后君子，你到底打算給我多少，不妨說一句。

普胡子　这么办吧，我也不少送你，一兩七你看好不好？

苟陰陽　一兩七？眞的嗎？

普胡子　这不能說謊呀。

苟陰陽　咱們就走。待我鎖上門。我許久不到你那去啦，你还在那里住吶？

普胡子　可不是。（原場）

苟陰陽　我說还到得了到不了呀？

普胡子　只顧說話走过去啦。到了，到了，請里头坐。你就給挑个日子罢。

苟陰陽　等着我把眼鏡兒拿出来。

普胡子　这不是犯人的手镯嗎？这帶上看得見嗎？

苟陰陽　这不帶，是看不見；要帶上，更看不見。我也不帶啦。等我把宪書拿出来，就是这一段吧。

〔打鼓介〕

（唱小調）

李翠蓮要吃秤鉈，

他的丈夫怕她噎着，賢妻噎！

他說是这秤鉈，

本是一个勁头貨。

普胡子　这不好，这是什么呀？

苟陰陽　你再听好的。說个胡迪罵閻的京快書你看好不好？

（唱快書）

堪嘆人生天地中，

东窗定計害的都是英雄。

岳云張宪双双死，

死在風波亭前尽了忠。

天地含悲軍民怨；

山川震动鬼神惊。

日月無光星斗慘，

惟有我秀士胡迪把鉄胆来横。

这先生大笑狂歌如酒醉，

一溜歪邪过了街东。

又只見整齐齐殿閣威武一座庙；

又只見老道躬身把先生来迎。

普胡子　你唱了半天到底今兒个日子好不好？

苟陰陽　等我看看。丁对丁，卯对卯，今个日子就好。就是現在这个时辰。

普胡子　今天就好？等我去叫鮑大嫂子一声。鮑大嫂！

〔鮑大嫂上。〕

鮑大嫂　来啦，来啦！（撞介）

普胡子
鮑大嫂　嘜唷！

鮑大嫂　什么事情？

普胡子　請你把妞兒攙出来，就教他們拜天地吧！

鮑大嫂　知道啦！

〔鮑扶普女上。朱元璋上。拜堂介。牌子。〕

苟陰陽　一塊沉香木，雕成玉馬鞍。新人朝上走，步步保平安！动乐，攙新人哪！

〔朱元璋、鮑大嫂、普女幷下。〕

苟陰陽　我給兄弟道个喜吧！

普胡子　自己弟兄道什么喜？

苟陰陽　他同我裝胡塗呀，我簡直問問他。我說兄弟你不是說还有点小意思嗎？

普胡子　啊！你瞧我倒忘啦。你拿着傢伙沒有？

苟陰陽　我拿傢伙干什么呀？

普胡子　我說送你一兩漆，你是要生漆要熟漆全有。你不拿

傢伙怎么拿呀？

苟陰陽　好，你說是油漆呀？我說的是一兩七錢銀子。

普胡子　我連錢还沒有一个，我哪兒有銀子。

苟陰陽　好，我算上了你这小子的当了。

〔苟陰陽下。普坐介。鮑大嫂上。〕

鮑大嫂　事情也完了，我說兄弟我要回去啦。

普胡子　教你受累，謝謝你，我不送啦！

鮑大嫂　呀！这小子跟我裝傻，我簡直跟他去說。兄弟你不是說还送嫂子几个錢？

普胡子　什么錢？咱們当初說明白的你不要錢嗎！

鮑大嫂　我多喒說不要錢来着？

普胡子　你說你一个小錢也不要；我說我一个小錢也不給。

鮑大嫂　我說不要小錢，我是淨要大錢呀。

普胡子　我連小錢都沒有，我哪去找大錢去呀！

鮑大嫂　你这小子眞不是东西，你又把老娘騙啦，咱們走着瞧。我今兒个还有一样，你不給我錢，我就是不走。

普胡子　好，你不走，正好。你也是个沒有男人的寡妇，我是个沒有女人的光棍，你不走咱們就算兩口子。豈不是好？

鮑大嫂　別放你那个屁啦！（下）

普胡子　哈哈哈……办了一件大事，一个錢也沒花，眞眞可喜之至。（下）

統一書号：10071·70
定价：(7) 0.34 元